

# 正覺電子報



正覺電子報第 33 期 2006.7.10

一切諸法無住無變無覺無觀，  
無覺觀者名為心性。

《大方等大集經》卷11

The one with neither perception nor contemplation is called mind-nature. It does not behave on, transform, perceive, or contemplate on all dharmas.

*The Mahavaipulya-mahasamnipata Sutra, Vol. 11*

四阿含諸經所說解脫道出離觀正理，若離大乘法義之支持，則將被常見外道所破壞；若離大乘諸經所言之第八識如來藏妙理，若離大乘經所述如來藏真實存在、真實可證之事實，則二乘原始佛法解脫道之無餘涅槃證境，必將墮於斷滅見中，成為斷見外道法。

《阿含正義》第一輯

(本書即將於2006年8月底陸續出版)

The correct doctrine, stated in the *Four Agama Sutras*, on leaving the three-realms of Liberation-way will be destroyed by the heretical eternalism, if not supported by the great-vehicle teachings. The remainderless nirvana of Liberation-way, mentioned in the original two-vehicle Buddha dharma, will definitely fall into nihilism and become the heretical nihilistic dharma if the teaching deviates from the profound meaning and the provable fact of existence of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thus-come-store, which is stated in the great-vehicle sutras.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1*

(Volumes of this book will be pu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from the end of August 2006.)

# 正覺電子報第33期

##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八）----- 平實居士 1
- ◎ 將佛法世俗化、淺化的證嚴法師（七）--- 正光居士 27
- ◎《我的菩提路》（十八）----- 劉善生 46
- ◎ 關於昭慧法師（二之一）----- 59
- ◎ 妄語——旃闍摩暴志謗佛 ----- 佛典故事選輯 72
- ◎ 般若信箱 ----- 76



(連載八)

## 第六章 似即似，是則不是

諸方錯悟大師總對徒眾私下說道：「蕭平實強移換人，明明離念靈知境界就是禪宗所悟境界。所以他的法有問題。」永遠都不肯認錯。然而彼諸大師之法若屬真實者，平實終難強移換伊也！平實的法義也必定早就被諸方大師寫書破斥到體無完膚了，怎能至今完好無恙的繼續弘法？怎能令諸方大師至今都不能、不願、不樂寫書來破斥平實？所以，法若真實，誰也不能強行移換他；法若虛假，則將難免被真悟之師舉證及拈提分判。

今時如是，古時亦復如是，每有多人妄謂五祖 法演大師強移換人者，乃至先師 克勤大師悟前亦有此病，舉以為證，彰其功德：

佛眼禪師在五祖時，圓悟舉臨濟云：「第一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下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

下薦得，自救不了。」一日忽謂圓悟曰：「我舉三句向爾。」以手指屈曰：「此是第二句，第三句已說了。」便走。圓悟舉似五祖，祖曰：「也好呢？」眼乃辭五祖，參歸宗真淨和尚去。後，祖謂圓悟曰：「歸宗波瀾闊，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抵圓悟曰：「北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真贊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眾請秉拂，卻說心性禪。祖曰：「遠卻如此說禪也！莫管他。」圓悟和尚嘗參蘄州北烏牙方禪師，佛鑑和尚嘗參東林宣祕度禪師，皆得照覺平實之旨；同到五祖室中，平生所得一句用不著；久之，無契悟，皆謂五祖強移換他，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云：「汝去遊浙中，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圓悟到金山，忽染傷寒，困極，移入重病間；遂以平生參得底禪試之，無一句得力。追憶五祖之語，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徑歸五祖。」佛鑑在定慧，亦患傷寒，極危；圓悟甦省，經由定慧，拉之同歸淮西；佛鑑尚固執，且令先行。圓悟亟歸祖山，演和尚喜曰：「汝復來耶？」即入參堂，便入侍者寮。經半月，偶陳提刑解印還蜀，過山中問道；因語話次，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圓悟適自外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麼？」祖曰：「他只認得聲。」圓悟曰：「『只要檀

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什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呢？」圓悟忽有省，遽出去，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悟；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復遍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佛鑑和尚自浙中歸祖山，躊躇不肯挂搭；圓悟曰：「我與汝相別纔踰月，比今相見時如何？」鑑曰：「我只疑爾這些子。」遂入參堂。一日同圓悟侍祖，因遊山話次，舉：「東寺和尚問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仰曰：『白月即現，黑月即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山叉手近前曰：『慧寂昨到瀉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顧謂佛鑑曰：「既曰收得，逮索此珠時，又曰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佛鑑無語。忽一日謂圓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圓悟深肯之。（《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自古以來，錯認意識心為真實心、涅槃心者，比比皆是，非唯現今也！然而，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所慮者，從來不知錯，或者知錯而堅執不改者。克勤先師苟非親遇大善知識五祖法演大師，後又知錯即改，一生幾錯過。然而今時人，不知錯者居多，難可改之；設使偶有知錯者，則又死要照顧面子，不肯改之，豈有悟緣？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先師克勤助其

師兄弟回轉五祖 法演大師座下，佛鑑終能得度，即是現成例子，用以供養今時佛法禪和，庶幾此世真悟有緣，終能不負此世受生之種種苦辛也！此是平實誠敬之供養。

貽誤自家子弟、人生男女，事非小可：

泐潭深和尚，河東人，真淨之子。有悟侍者偶在知客寮，見掉下火柴頭，忽然有省，直上方丈通所悟，深和尚喝出；自爾失心，引繩於延壽堂東司自縊；夜後常在藏院、知客寮、東司三處出沒移鞋度瓶，一眾苦之。湛堂遊浙回，充首座；聞其事，中夜故入延壽堂東司抽脫，壁燈微明忽然撲滅；方脫衣，悟便提水瓶至；湛堂云：「未要，且待我脫衣。」脫衣罷，便接瓶子去。當時悟自縊間抽脫，須臾又送籌子來，及出，喚云：「接瓶去！」悟纔接，捉住，摸其手，或似軟、或似硬。問曰：「汝是悟侍者麼？汝便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下火柴頭有省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在藏殿移端首座鞋履，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逐夜在此與人提瓶度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不知落處？祇管在這裏惱亂大眾作麼？我明日勸大眾為汝看藏經，裒錢設粥追悼汝，汝當別求出離，不得滯著於此。」言訖，乃推一推，如瓦礫塔子倒，索然有聲，由是絕跡。湛堂一臂冷如冰，踰半月方平復，蓋非人附陰而至，冷氣侵人如此。（《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誰人不是父母之心肝寶貝？十月懷胎、乳哺長養、推乾就



溼、殷勤教導，錢糧且暫不論，扶養到大，需得費卻多少心情與工夫？如是養大之後，心疼照顧之後，只因欲求實相，送他（她）出家受戒，交到和尚您的手裡，冀望能有解脫生死之因緣、證悟之時機；不料出得家，住到如來家以後，卻遇上了誤導眾生的大和尚，跟隨著大和尚認定了意識覺知心以後，卻是死也不肯改了！如是養大送了出家以後，反而貽誤了一生的法身慧命，怎不教人一場氣悶？這卻是普天下父母之一大冤枉事。

學人辭親出家，所為何事？無非是想要了卻生死一段大事，這事兒得要從禪宗法門下悟去，方有省發處。然而宗門下事，切不可妄隨諸方大師言語；他們只解得籠罩他人，不知開悟之事應當如何省發。亦不可見了真悟之師時，只管要伊開示，處處錯過言外之音；更不可錯悟了，卻要真悟之師當眾印證。然而此等仍非大過，所謂大過者，乃真善知識示以大義之時，竟然眼見如盲，耳聞如聾，坐失善知識為他入水入泥之苦心，更道善知識不肯助伊證悟。如是之人，唯能尋言覓語，焉能成得大事？更道能利座下萬眾弟子乃至廣大眾生？

師〔大慧宗杲〕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箇悟處，特來求首座印證。」師云：「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說見處，為什麼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僧慍囉而退。圓悟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祇恁麼地；打一箇回合了，又打一箇回合；祇管無收殺

〔收煞〕，如何為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祇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祇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眾祇管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曰：「事不如此。如龍得半盞水，便能興雲吐霧、降注大雨。哪裏祇管去大海裏輓，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人，持一條鏘，纔見賊馬，便知『那箇定是我底』，近前一鏘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始得。」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所以說，真正宗師家，但只一把劍，便殺得弟子四眾我見悉斷；弟子四眾命根都死盡了，反身卻又使出活人劍，只要眾人法身慧命活轉過來。這殺人刀亦正是活人劍，只是一劍雙刃，但解得使劍，既能殺人、也能活人，這才是本分宗師家。若是只管搬出祖師言語，背得語錄猶如流水源源不絕，終究只是拾人口沫，便如搬出一劍嚇卻人了，又搬出另一劍嚇人；如是搬出一車子長劍了，只管嚇人、不能殺人，當人終究不曾死得；久後便知那阿師原來只是搬劍嚇活人，殺不得人，自然漸漸識得他，都知他只是隻無牙老虎，誰都不畏懼他。如是阿師，卻儘佔著佛門重要地位，只管尸位素餐，無利佛教及與學人。所以當今學禪之人首要之務，便是識得宗師；若辨不得宗師，學到老、學到死，號稱學禪，終究只是笑鬧一場，便如小兒聚頭辦家家酒一般，雖然有模有樣，終究只是家家酒，於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二法中，永遠成不了什麼事，到老只成個學慘、參

慘，可真是慘。

今時一般禪和子，也不管悟得真、悟得假，只管將情識思惟底，認作是本來面目，何嘗有人悟得本心？儘將意識家賊認作本來人，哀哉！可傷！然而此事非獨現今，古時已是所在多有，以此緣故，大慧宗杲曰：

湛堂和尚云：「禪和家，乍入眾時，初發心菩薩，與佛齊肩；一年之外，到佛腰邊。」恰如箇琉璃瓶子相似，元初空裸裸地、淨潔潔地，卻著了半瓶不淨潔底水，搖得來，在裏面丁丁當當只管響；忽然著本色人向他道：「爾這瓶子本自淨潔，卻被這些惡水在裏面；又不滿，祇管響。」要得不響，須是依前傾出颺卻，蕩洗了，卻滿著一瓶好水，便不響。因甚不響？蓋謂滿了。（《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大慧此說，卻是古今不易底道理；若是真實裝滿了淨水，一絲空隙也無時，出得世來為人，方能所說悉皆符節相合，無一不合轍；若遇著一般人說禪時，他卻懶得開口；便如不懂禪底人一般，如愚似魯，正是個裝滿了淨水底人。如今看著，天下儘是黑漫漫地，總是半瓶酸醋搖得震天價響，猶道是美酒滿瓶；等候良久方始倒了出來，卻又只是半瓶酸腐不堪的敗醋。此事古今一個樣兒，總無改變，所以禪師道：「天下死人無數。」

祖師參禪，打定主意，不論如何苦辛，定要得個結果；如是之人，悟後欲退也難：

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浮山遠、天衣懷，

在眾時特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訶罵驅逐，以至將水潑；旦過，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惟遠、懷併疊，敷具整衣，復坐於旦。過中，省到，訶曰：「爾更不去，我打爾。」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若打殺，也不去！」省笑曰：「爾兩箇要參禪，卻去挂搭。」續請遠充典座。眾苦其枯淡，省偶出莊，遠竊鑰匙，取油麵作五味粥；粥熟，省忽歸；赴堂粥罷，坐堂外，令請典座。遠至，首云：「實取油麵煮粥，情願乞和尚責罰。」省令算所直，估衣鉢還訖，打三十拄杖出院。遠舍於市中，託道友解免，省不允。又曰：「若不容歸，只乞隨眾入室。」亦不允。一日出街次，見遠獨於旅邸前立，乃云：「此是院門房廊，爾在此住許多時，曾還租錢否？」令計所欠，追取；遠無難色，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又一日出街見之，持鉢歸，為眾曰：「遠真有意參禪。」遂呼其歸。（《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想那省和尚，不輕易授人宗門密意，一至於此；浮山遠禪師卻是一心一意要入他室中，要成為他底入室弟子。縱使後來真能入得他方丈室，被印證了，也只是過得初關明心而已，要且不能眼見佛性，遑論牢關？然而浮山遠禪師，終究忍得種種苦楚，數年不易其心，久後方得悟去；這一悟去，倒也划得來！頓超凡夫地故，頓入初果地故，頓入七住菩薩數中故。非唯省和尚如是，古來一般宗師大多如是；皆為防他密意輕洩於緣未熟者，或防輕洩於外道盜法者。都不似今時平實特是老婆，一

一親送到諸人手中，只須諸人將手握住便得。乃至弘法早期，但見諸人不想求悟，特欲送與諸人；不料諸人心志尚未廣大，猶自不敢要、不想要；逼不得已，乃強行擘開諸人手掌，放到伊等手中，再使力硬合諸人手掌，冀不脫落。雖然如是，牛無吃草意，本分草料強行捅入牛肚裡，復又背地裡吐出，終究無益，故有前後三批退轉之人，至今猶令平實徒呼負負、無可奈何！今見此一公案，愍諸學人，乃藉機舉之以示學人，願大眾悉當珍惜一大因緣，以免後時自責也！

自古以來，將六識覺知心之見聞覺知自性妄認作真心本性者，比比皆是，非獨現今末法時世也。是故古來真悟者永遠是少數人，不可能是多數人也！由是緣故，古人往往作是說：「世間靈龜少而鈍鳥多。」有史實為證：

佛鑑平時參平實禪〔詳前所舉東林宣祕禪師墮於意識境界之平實禪〕，自負，不肯五祖，乃謂：「祇是硬移換人。」〔五祖法演禪師不肯佛鑑所悟，都說是錯悟者；佛鑑心中不服，說五祖只是硬移換人。〕圓悟云：「不是這道理，有實處。爾看我從前，豈有恁麼說話來？」徐徐稍信。後來因舉「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驀然便道：「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于今諸方，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觀乎佛鑑慧勤禪師悟前，被那東林宣祕禪師錯印證了，以後見到東山五祖 法演禪師時，猶自不肯信受；對於五祖 法演禪師加之於他的否定言語，都不信受之，總認為五祖是把錯的移換他對的法；若不是後來先師 克勤大師先悟了，出語吐氣

有別以前，又為他提醒，方得漸漸的收拾傲慢之心，用心隨學五祖之法；若不是 勤大師的示現與前不同，以及真誠勸告，豈有後來三佛之一的佛鑑慧勤禪師出世利人？可見當時號稱之三佛，其實亦唯有 克勤大師是靈龜爾，其餘二人，若非 勤大師靈龜之以己例而顯示之，豈有可能後來悟入？可見靈龜本是禪門稀有動物，不易遇見，自古即然。而今非唯靈龜難覓，即使鈍鳥亦不可得也！何故平實作是說耶？謂今時諸方以定為禪者，尚不能證得初禪粗淺境界，卻敢大膽自稱已得初禪，何況能是已證四禪之鈍鳥耶？平實欲待名誰鈍鳥耶？又有何處可以覓得一隻鈍鳥耶？

禪門多少機關，昧卻無量禪和，直得暈頭轉向，越讀越發不分東南西北。而今設或有個伶俐底禪和子，高聲唱言已經悟道入理；或者有人寫書講禪，道是禪門老宿；如今且舉似於伊，且道伊等俱皆懂得宗門機關麼：

師〔大慧宗杲〕一日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卻云：『爾恁麼，方始是徹。』後頭卻恁麼撒屎撒尿。卻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卻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笑云：『且喜爾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師云：「切忌外人聞此粗言。」（《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只如玄沙禪師，因見靈雲禪師見桃花「悟道」詩偈，便公開評論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說他未

透徹，還是客氣話，其實是根本就未曾悟得。後來靈雲往去見玄沙，一頓話說完了，玄沙師備禪師末後卻向靈雲說道：「你這樣子，方始是透徹了。」當年大慧禪師見了這件公案，認為玄沙既說靈雲未悟，為何後來說了一頓話以後，卻又恁地說話？聽來似乎是印證靈雲悟了。對於玄沙禪師前後所說不一，疑他玄沙恐有心地不直之處，心中不以為然，便提向克勤大師說去。克勤圓悟卻故意裝迷糊道：「他後來卻是那樣子講，我也理會不得。」大慧聽了，回到自己寮房時，方才知道：玄沙這句話可真是作怪，原來裡面別有文章，只是那靈雲禪師根本就會不了。所以就將他體會到玄沙在這件公案裡的用意，告訴他的師父克勤圓悟禪師；克勤大師聽了，就笑著說：「你倒也不錯，終於知道玄沙的意思了。」所以禪門裡機關處處，絕非淺悟之人所知，何況是悟錯了的大師們，如何能知？

以前晦堂禪師針對玄沙禪師這件公案，就曾說道：「現在諸方大禪師們，大多是沒有玄沙這種智慧的。」如今非唯海峽兩岸，乃至全球的大師與禪和子們，號稱已悟者多如過江之鯽；然而，莫說這些人有誰懂得玄沙對靈雲弄了些什麼手腳，單說親證如來藏而得總相智一事，就覓不著人了，何況能有禪門差別智可言？又豈能解得玄沙這一段作怪的文章？君若不信，且將此一公案，舉似諸方自道已悟之人，看伊欲待如何解得？看還有誰能有玄沙這種藥頭，舉似平實眼前？

亦如天童禪師之舉靈雲禪師錯悟公案而破斥與弟子知悉者：

聲色見聞鬧浩浩，恰似兒時鬥百草；兩家拈出一般般，

相對無言點頭笑。好笑！好笑！人人盡道「香巖擊竹響而明心，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還端的也無？當時到即不點，而今點即不到。（《宏智禪師廣錄》卷一）

《宏智禪師廣錄》卷四如是云：

溶溶曳曳山上雲，潺潺浚浚山水下；試問其間雲水人，更於何處求諸己？諸禪德！心無所住則法離見聞，智無所緣則道超情謂。靈雲只麼悟桃華，三十年癡今日慧。諸人分上又作麼生？眼裏無筋一世貧。參！

天童宏智禪師在此二處開示中，對於眾人所說「香巖擊竹發出響聲而明心」的說法，以及眾人所說「靈雲看見桃花而悟道」的說法，都不肯之；所以道：「聲色見聞鬧浩浩，恰似兒時鬥百草。」都如兒戲一般，認為香巖擊竹作響而明心，其實不在聞聲；也認為靈雲眼見桃花時，其實仍不是悟道；因為這二種說法，都是落在覺知心中；如是說法者，正是未悟、錯悟之人為人解說公案，被天童看破他們的手腳，所以天童禪師不肯他們。然而其中淆訛所在，而今有誰知之？總覓不著一人也！豈能不唏噓？佛法宗門意旨，竟然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這正是古來禪師所說的：「似即似，是則未是。」

今時禪和所墮，無非「有心」不死，無人能自外於此；云何謂「有心」？謂此心乃是三界有之心故，即是意識心也！意識心有種種變相，修習中國禪宗之般若禪者，多墮於離念靈知心中，而此心正是三界有之主要心；學人斷不了我見、常見者，都因此心故。這個覺知心猢猻不死，法身慧命便永無活轉之



時；死得這隻胡孫——認清祂的虛妄性及緣起性——方可謂為無心也！此時之無心境界，猶只是聲聞初果而未能明心也！只有親證了從來不落在三界有意識境界中的如來藏心，現觀祂從來都無意識心之心性，意識覺知心從此轉依之，方名禪宗之真實無心境界也！然而如是無心之真實義，如今有誰知？平實多年不斷剖析覺知心意識之虛妄性，諸方大師及已被大師誤導之法師居士們，仍然堅執離念靈知意識心為真實不壞心，都無改邪歸正之意。平實今日無奈，只得搬出大師們認定為「離念靈知心祖師爺」之天童禪師開示，讓大師們聽聞以後，從此願意下定決心觀行而死了這隻胡孫子，縱使明心無望，至少也能取證菩薩初果。若能真實悟得第八識如來藏，祖師們再來時，不能再向汝道：「似即似，是則不是。」不亦樂哉！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又開示道：

箇時正能來偏，偏能來正；於其中間，未曾應事。子能成其父，臣能奉其君；俱在門裏，未現相狀；便解向裏頭受用，平懷常實帶也。一切諸事，遍歷得盡，方能應事，自然堆堆地四稜塌地：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高同高，在下同下；隨緣赴感，逐浪隨波，更無特地，了不相礙；於不礙中，自然恰好。所以道：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宏智禪師廣錄》卷五）

天童之意，乃是明心後死得離念靈知意識妄心，方始名之為無心，如是方可名為無心禪和也。然而明心特難，唯除已曾親在真善知識座下熏習禪宗正知正見之後。如今且先語譯天童之意，明得真心與妄心並行運作之事，然後始能死得離念靈知

獬豸也！天童說道：

【正當這個時候，正（真心）也能來偏（也能來到妄心上面作用），偏（妄心）也能來正（也能來到真心上面作用）；這仍然只是說真心與妄心互知，但尚未在世間事上運作的時節。子（妄心）能成就其父（真心）在人間的種種功德，臣（妄心）也能奉其君（真心）為真正的主人翁；這時方才知道原來真心父與妄心子，都只是同在自家門裏作種種事，並不曾在外法中顯現種種心相形狀；到了這個地步時，便懂得向裏頭受用，不再向外尋逐六塵萬法，恬靜地安住下來而無所求了，這也就是宗門裡面所講的平懷常實帶（平時的心境一直都是常常真實的帶著真心如來藏）也。就這樣子在一切世間的事相上面，一一遍歷過了，確實觀行到所取的六塵萬法與能取的見聞覺知心，都只是自家裡面的事，從來不是外面的事，這時方能在對應一切事緣之時，自然就安然不動心而成為無心的境界了，此時猶如禪床四稜塌地一般的穩固，再也不動轉其心了，這時的心境是：出家時同於諸僧一般生活，在家時則同於俗人一般生活；與高官貴人相會時同於高官貴人，與下類民庶相聚時則又同於下類民庶一般。到這時，真心只是隨著妄心的因緣而去感應，真心與妄心都隨逐於六塵萬法波浪，卻不被六塵萬法的波浪所轉動，此外就再也沒什麼特別的境界了；這時的覺知心由內證智慧引領著，不會特地對六塵萬法起心動念了，這時就與六塵萬法了不相礙，這就是無心的境界了。於這種與六塵萬法都不相障礙之境界中，真心與妄心又自然配合得恰恰好，都不會互相妨難。所以說：無心道者假使能夠如此觀行而安住下來的話，他若想要不住在無

心的境界裡，那也真是很困難的事情。】

由天童禪師的「正能來偏，偏能來正；於其中間，未曾應事。子能成其父，臣能奉其君；俱在門裏，未現相狀」看來，正是妄心與真心並行的境界，也正好符合教門所說「第八識是真心、前七識是妄心」的正理。然而晚明以來的中原「禪師」及歷代皇帝，都被假禪師誤導了，都認為意識胡孫一念不生時就是真心，都誤認作君心；其實都只是臣下事，不入君位；都只在偏中行，不曾向正中倚。依**默照禪祖師爺**天童宏智的標準來說，禪門所說之無心者，並非悟了就可說是無心道者，而是悟後必須觀行，現觀「正能來偏，偏能來正；於其中間，未曾應事。子能成其父，臣能奉其君；俱在門裏，未現相狀。」如是觀行確認無誤之後，方能在六塵中不動於心，只是隨緣而應，不會再主動去追逐六塵了，這時方才可說是無心道者、無心禪和。然而今時海峽兩岸自稱無心道人、無心禪和者，都是尚未找到君王真心，都仍在臣下妄心上面用心，連入門都算不上，又怎能觀行「正偏、君臣、門裡相應」等事？又如何能確實住於悟後觀行所住境界中？故說今時自稱無心禪和、無心道者等人，都是大妄語人，根本就不懂宗門無心之真義也！

由此一段天童禪師之開示，可知天童禪師除了離念靈知心這個胡孫以外，他還證得另外一個君王真心；這個君王藏識與離念靈知臣下同時同處，正是平實十幾年前初出道時就已提出的證境與說法。如今諸方老宿們，不論是出世說禪的大師抑或隱居者，讀過默照禪祖師爺天童宏智此文之後，自當警醒其心，莫再自我陶醉、虛耗光陰了，應當奮起尋覓君王何在？覓

得君王之後，方解得「正偏迴互、未曾應事，子奉其義、君成臣事」之義，便可解得禪師為人入水入泥所說的「正中來、偏中來，正中去、偏中去，正中偏、偏中正」等禪法；一旦具足知此，便可成為大禪師也！那時方可不再辜負座下二眾弟子之俗家父母也！

默照禪的祖師爺天童禪師又開示道：

師云：「絕後甦來，知音者準。」師乃云：「若論箇一般真實底事，元離一切有象，離一切幻化，離一切浮虛，方名真實事。實相是無相之相，真心是無心之心，真得是無得之得，真用是無用之用。若如是也，卻是箇豁落做處，卻是箇真實做處。一切法到底，其性如虛空；正恁麼時，卻空它不得：雖空而妙，雖虛而靈，雖靜而神，雖默而照。若能如此，先天地先一段事，後天地後一段事，生死是箇中影象，畢竟立生死不得，真實到生死底。若不恁麼，隨夢幻而流，在一切境界殊無些小得力處。」

（《宏智禪師廣錄》卷五）

語譯如下：【天童禪師說：「死絕之後甦醒過來，得要以知音所說者為準。」天童禪師說了這句話以後，乃又開示云：「如果真的要論究一個與真悟祖師一樣真實的事情，原本就是離一切三界有之現象的，也是離一切幻化出來的六識心，更是離一切浮虛的六塵相，這樣子方可名為宗門真實事。實相是無形相之相，真心是無三界心之心，真得是無所得之得，真用是無妄心作用之用。如果能夠像這樣子無相、無心、無得、無用而空掉一切六塵的追逐了，反而是個開豁而能放下一切修行之處

所，反而是個真實修行之處所。一切法追究到底，其實本性都是猶如虛空一般；正當觀行到這個地步時，卻是空它不得：因為真心君王雖然空無形色，卻是有種種妙用的；祂雖然猶如虛空一般，卻又靈感得很；雖然一直都離六塵中的見聞覺知，卻又有種種神妙作用；雖然一直都不曾表示過任何意見來顯現祂自己的存在，卻又能完全了知離念靈知的心想與欲求。若能清楚的觀行到如此地步，那麼宗門所說『先天地之先底一段大事，後天地之後底一段大事』，這個我們所想要了掉的生死，其實都只是真心中的影像而已，終究是無法建立說生死是真實有的；無始劫以來的無量世生死，都只是真心中的影像而已，實際上並沒有真的生死存在；這樣子確實證知了，才是已經真實了掉生死的人。如果不能如此修證，依幻化的離念靈知心而隨著生死大夢中幻化出來的六塵境界流轉，這種人在一切境界中，其實根本就沒有一點點稍微可以得力的地方。】

由天童禪師這一段開示看來，他所悟的，以及他指示給別人的，都不是離念靈知意識心，而是「雖靜而神」的君王心；靜者謂離六塵中的見聞覺知，神者謂祂能對妄心離念靈知給予時時刻刻感應，顯示出祂的種種神用，能被真悟者所知。這種神用，在凡夫眾生與二乘聖人身中都有，然而凡夫與二乘聖人都無所知，是故禪門祖師說「眾生日用而不知」。這個君王之心，肚量之大，世俗凡夫與二乘四果愚人都無法想像；趕也趕不走，斷也斷不掉，罵也不起瞋，誘亦不生貪，祂才是真正常住的道人。若是離念靈知，夜夜必斷：只需勞累困眠，隨即斷了；若欲趕走祂，亦復容易，只需忽然一記悶棍，當場昏厥，

輕易便趕走伊；又常常無明起貪瞋，怎能當得君王、真心？

只有真心君王，吾人無法斷之、無法趕走，也從來不需管帶祂；需要管帶的，反而是悟後的妄心臣下離念靈知，要管帶我們自己時時刻刻轉依君王真心一直無所住的解脫境界，所以天童宏智正覺恁麼道：

勿管帶，絕朕跡；要且靈靈地昧他不得，十成游踐到箇般田地，一切處穩、一切處閑。露地白牛，純純一色，趁也趁不去，須是親證、親到始得。（《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離念靈知心，自凡夫眾生知見看之，似是真心；然而，二乘聖人在大乘法中雖名為愚，卻已經由觀行而證實離念靈知心的虛妄，所以成就解脫果。這個離念靈知心，固然一直都被錯悟者誤認為真；然若深究之，終非真實心也，日日常起復又夜夜常斷故；以是緣故，大慧宗杲禪師向學人們開示道：

又平生一大疑事至今未了：只如死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八）

這是教人現前觀察所悟的真心，在死後會不會斷滅？如何決定見到死後不會斷滅的君王之心？這才是參禪者觀行之時首要之務。現觀離念靈知意識心，夜夜眠熟即斷滅了，半夜作夢時又出現過來，卻在夢中被虛妄的夢境牽著走；夢過睡著了，又斷滅了，正是常起、常斷的心，怎會是常住而從來不曾斷滅過的真心？以這種眠熟就會斷滅、悶絕就會斷滅的心作為真心，如何能抵敵生死與病痛？又如何能現觀生死只是真心中幻化出來的虛妄事？又如何能了得生死？

以離念靈知為真心者，正當眠熟時、悶絕時，尚不知離念靈知的自己已經斷滅了，何況能有常住不滅的出世間證量？不但如此，悶絕位、無想定位、滅盡定位、入胎後之住胎位未滿四月之中、無想天中、無餘涅槃位中，離念靈知心都是不能生起的，都是斷滅或未生而不存在的。離念靈知心乃至在人間生起時，還得要依靠五色根、意根、法塵等緣之助，才可能從第八識如來藏中生起，怎會有人愚痴而認定祂是「常住」而了了「常」知的心？祂其實不能常住，而且是不能了了「常」知眾生心想的常斷心；因為「常」知眾生心想的君王如來藏識，祂是無始劫以來一直都「了了、常」知眾生心想的，始終不曾斷過一剎那，永不間斷的了知眾生心想，這才是常知；並且是從無始劫以來，都不曾錯誤的了知眾生離念靈知心的想法，這才是了了的常知。所以說：了了常知、默照離念靈知的如來藏心，才是宗門所說的無心之心。

離念靈知心，從真悟者的觀點來看，祂其實不甚靈光，並非真悟祖師所說「靈」而照的心，因為祂不能照了六塵外之一切法故，六塵外尚有極多之法皆非離念靈知的意識心所知者，是故此心不靈、不照六塵外一切法。至於六塵外之一切法，都不是初悟三、五天者所能了知的；更不是未悟、錯悟之人所能了知的。離念靈知心對諸法所知有限，既不能了了而知六塵外一切法，當然就不是真悟祖師所說的「了了」常知心：離念靈知心對於六塵外一切法皆不能絲毫了知，何況能「了了」而知？

離念靈知心既然常常間斷，當然不可以說是「常」知的心。如是，錯悟者所執著之離念靈知心，只能依附於他法而生起、

而存在，自己尚且不能單獨存在與運作，顯然是依他起性而又夜夜斷滅的生滅法，滅後就對諸法完全不能了知，如何可說是真實「常住」心？又如何可說是「了了」而且常知的心？於凡夫位中，於三界法中，尚且還有如是常常斷滅之現象可以現前觀察證知「離念靈知心確實是常生、常滅之法，不可依怙，決定不是實相心」，更何況諸多聲聞種性之阿羅漢，捨壽入無餘涅槃時，滅盡十八界法時，必須將意識離念靈知心滅盡了，方能進入無餘涅槃位中，由此即可證實離念靈知心虛妄不實。

離念靈知心正是十八界中之意識界所攝，其體性常與五別境、六根本煩惱、二十隨煩惱心所有法相應故；縱使努力修除六根本煩惱、二十隨煩惱之後，亦仍有五別境心所有法，於離念靈知存在的一切時中相應現起，故說離念靈知心永遠都是分別心，永遠是意識界所攝，永遠都無法脫離意識一界所攝，永遠都是第六識而無法轉變成第八識，都無法脫離意識界而轉變成真心第八識如來藏。有智之人聞此而作現實中之觀察，自當知所檢擇，自應斷除我見而斷三縛結。

若能將此意識離念靈知心，經由修行靜念之法轉變成真實心者，則有種種過失，粗舉大者數端，為我宗門禪和子們說之：

一者，若第六意識可以經由修行除念而變成真心者，則轉變後之意識覺知心應當如同真心如來藏之離六塵，從此永遠不再覺知六塵諸法，則將永遠如同植物人而不能再於人間生活、生存，必須由他人服侍，此其大過之一。

二者，真心將有二心：一為原有之第八識如來藏，從來即



已不了知六塵；第二個真心則是意識變成之「真心」，亦不了知六塵而同時存在，則彼「悟者」將不再成其為正常人。此其大過之二。

三者，錯悟者所悟的境界，其實在意識轉變成「真心」以後，事實上仍然是第六意識妄心；原有之第八識真心仍然是第八識心，不可能把兩個識合併成爲一個識；因為佛地仍然具足八識心王，諸佛並非有二個真心而無意識分別了知六塵之功能，是故第六意識永遠都是第六意識，第八識如來藏永遠都是第八識如來藏，絕對無法將第六意識變成第八識真心如來藏，此其過失之三。

四者，若第六意識離念靈知心，假使真有一法可以使祂變成和第八識如來藏一樣的永遠離開六塵的了別，而且能像真心如來藏一般了知意識所不能了知的種種法；假使真能如此把意識離念靈知變成真心，則此轉變成之真心，既與原有的第八識真心體性完全相同，則應合併入第八識心體中，則應八識心王少掉了一個識，成爲悟後只剩七識心王，則諸佛與證悟者應當都只有七識心：缺第六意識之六塵了別性。此其大過之四。

如是四過，展轉又將產生種種過失，其數無量；紙短義繁，暫不細言；有智之人聞之，自能漸次思惟、滋生智慧，此處無庸多所分析。故知離念靈知心強說爲真心實相時，必當展轉出生無量過失，有智之人聞此而作現實中之觀察，自當知所檢擇。

所以天童禪師又云：

所以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恁麼現前，恁麼明

白，便知道收來放去、作一頭露地白牛，趁也趁不去。

（《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真實心如來藏心體，乃是本已有之，非從修行之後始得；真心之涅槃寂滅體性，非由靜坐離念始成；其心其性乃是本已有之，非從他法修習而生；乃是本已離念，從無始劫來不曾暫起一念，何用吾人靜坐澄念、使之無念？此心從來就在，不須經由修行而增長祂、而維持祂。設或有個伶俐底禪和子，親自證得君王心如來藏時，起心想要趕走祂，起心想要暫時斷滅祂，終無其法可以暫時斷滅祂、趕走祂，不似離念靈知心在困累時就眠熟斷滅了。乃至只想要斷滅如來藏一剎那，都無任何一法可以成功，何況能永遠斷滅祂？

如是之言，乃真誠語、不誑語、如實語，有事實為證。譬如二〇〇三年初，楊、蔡、蓮……等人因私心不遂故，瞋於平實，轉而瞋於正法，乃思推翻真心第八識法，公然倡言「阿賴耶識心體是生滅法」；然而平實立即著書立說而破斥之，於多冊書中明言「阿賴耶識心體是不可滅法，是從來無生之法」，時過三年，楊、蔡、蓮……等人雖在平實座下親證阿賴耶識心體，確認君王心的所在而能現前觀行之，終亦永遠無法滅除祂。平實亦已於書中預言：乃至過恆河沙數阿僧祇劫之後，彼等仍將無法滅除祂一剎那，仍將無法令阿賴耶識心體剎那斷滅，何況永遠滅之？如是之心，方可謂為真實常住之心也！真實常住而不可壞之心，方可謂為金剛之心也！金剛之心方可謂為真實心、常住心、實相心也！何以故？唯有真實心、常住心方可作為五色根、六塵、七識心及一切法之所依心也！

誠如教證聖教所說：十八界及萬法都從阿賴耶識心體（如來藏）中出生。於宗門理證中亦復如是現觀：十八界及萬法都從阿賴耶識心體（如來藏）中出生，都無異於教證聖言量。既然五色根、意根、六塵、六識及一切法，都從真實心第八識如來藏心中出生，都依第八識心體之運作方能運轉，當知覺知心、離念靈知心所知之萬法，皆是由第八識自心如來之所生、所顯；都無第八識心外之任何一個外法，曾被覺知心、離念靈知心所觸所知，謂離念靈知心所觸六塵亦是第八識如來藏所出生故；是故離念靈知心所見山河大地、六塵等法，皆是妙明真心如來藏中物，何曾有一外法曾被離念靈知心的自己所觸、所知？

由是緣故，僧肇大師說：「聖人無己，靡所不己。」其意在此。由是緣故，天童正覺禪師舉述僧肇大師之語，為大眾開示：「所以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恁麼現前，恁麼明白，便知道收來放去、作一頭露地白牛，趁也趁不去。」唯有永遠都趕不走、永遠都無法斷滅一刹那的如來藏心，才是常住的真實心；唯有能生萬法的阿賴耶識心體如來藏，才是真實心；唯有常而不斷的如來藏心，才是真實心，唯有能生萬法、能生六塵、能作萬法根源的如來藏心，才是真實心。離念靈知心顯然不能出生六塵，只能在如來藏所出生的六塵中，誤以為是真的接觸到外六塵了；再將自己「了了」「常」知而作種種虛妄分別，自以為是了了常知的正確了別。

宗門禪和辛苦修行，總因不了君王心之所在，無智慧現觀其本來清淨性、本來涅槃性、本來能生六塵之自性及種種神

用，是故久當凡夫眾生，既不入聲聞僧數、亦不入菩薩數中。天童宏智正覺禪師亦如是言：

清淨妙明田地，是本所有者。多生不了，只為疑礙昏翳，自作彰隔。廓然智游，內忘功勳，直下脫略去，擔荷去；轉身就位，借路著腳；靈機妙運，觸事皆真；更無一毫一塵是外來物爾。（《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如是之言，已然分明為諸禪和說了也：清淨妙明的心田，是本來就已清淨、本來就已妙明，是本來所有的，不是經由修行淨除妄念之後才變成真心的，而是本來就清淨無念無想的。但是古今禪和大多無明所障，或被錯悟大師的邪教導所誤，不能見此本來就清淨無念的君王心。亦有禪和因為生性多疑，於真善知識助其證悟之後，對善知識之教誨不肯虛心探討，以致昏昧於正知正見，不肯承認之，想要在真心之外別求真心，成為標準的頭上安頭的心外求法者，《楞嚴經》中早已破斥。若是有智之人，但向水邊林下悟得此心，則能漸漸觀見法法皆從伊起，皆是伊生，何有一法而不是真心如來藏？

是故天童禪師隨即開示道：

法法自然，妙超語路，見成〔現成〕不問；乃至山林草木，未嘗不發揚此事。覷得破，方知廣長舌相，處處藏縮不得；說者即是聽者，聽者即是說者；根塵融理，智混自他，同心法一，更向甚麼處作分疏？雖然怎麼，透得目前，快須收拾歸來，作屋裏活計，始得穩坐。（《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誠如天童所言，若是真悟之人，悟後則見六根、六塵、六識等十八界法，無一法非是妙明真心如來藏中物。悟前聽聞及閱讀佛經而信受之，所以一向說六根、六塵、六識都是所生法，都是緣起法，都是生滅法；悟後卻現前觀見六塵等十八界法，一一莫非妙明真心如來藏中所生所現之法，本屬如來藏所有，更無如來藏心外之法也。

既然能觀的覺知心是如來藏所有，覺知心所觀之六塵也是如來藏所有，由是現觀之故，便道「說者即是聽者，聽者即是說者」，便道「能說、能聽莫非如來藏中妙真如性所生法」，便道「所覺所知六塵皆是如來藏所生法」，乃至真如法性也是如來藏心藉種種法而在三界中顯現之如來藏心體真實清淨自性，何有一法而非如來藏法？到得如斯智慧境界、解脫境界，即是親證萬法唯心之自心如來境界；此時不妨和光同塵、舒手接眾，亦不妨略顯金剛相，破諸邪說以顯正理而救眾生。若未親證如來藏真心者，終究不能如是現觀；縱能說得一大藏教，也只是說食數寶，終不得發起大乘般若、種智佛法，終不能真入大乘別教諸地菩薩數中。如是，墮於離念靈知之人，不論如何能言善道，終究不是家裡人；如果遇著真悟禪師時，不免被真悟禪師賜下一言：「似即似，是則不是。」

由是緣故，大慧宗杲禪師不肯禪和子們以靜坐為務、以離念為悟：

然雖如是，莫見恁麼道，便向無作無為處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默而常照：硬捉住箇猢猻繩子，怕他勃跳。古德喚作「落空亡外道」、「魂不散底死人」。真實要絕

心生死、浣心垢濁、伐心稠林，須是把這猢猻子一棒打殺始得。若一向緊緊地把定繩頭、將心調伏，我說是人執之失度，真可憐愍；正眼觀之，盡是天魔外道魍魎妖精，非吾眷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二）

只緣默照之法極易落入離念靈知境界返觀默照之中，個個都打不死意識孫猴子，總是落在六塵中了了分明，不用語言文字而去分別種種法，永遠都識不得真實離分別的第八識真實心；所以大慧斥為默照邪禪者，良有以也！

亦是以此緣故，大慧宗杲又開示云：

老僧常與衲子輩說：「要參妙喜禪，須是辦得一生不會始得。」（《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二）

若有個禪和子，修正了參禪知見以後，忽然一日緣熟，築著、磕著，一把便捉住那無始劫來本自不會六塵底，見得祂從來不會六塵、不會佛法，然後依著祂的不會，不妨自己從此以後什麼佛法都會，卻可以向一切人道：「從此以後，我一生都不會佛法。」如是住於真心君王一生不會之後，卻好一把捉住妙喜老漢，猛放一掌與伊，管保妙喜宗杲笑呵呵！自顧自地休去方丈，還有什麼事？更有什麼佛法可說？到此時，大德正可將無心禪和名號取來自用，誰都管不著大德！平實也只能隨喜讚歎，更輕嫌一句不得！若不能如此，值遇真悟祖師再來時，莫怪他向汝道：「似即似，是則不是。」

只如這個不會底君王心，當如何體會？且來相見平實，平實甫聞大德開口問時，卻向大德道：「若論這件事，平實永劫從來不會。」（待續）



(連載七)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六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如第八十八頁~八十九頁云：

菩薩的第六地是「現前地」。例如：一面擦得十分潔淨的鏡子，不管它所照的外鏡是多麼污濁，只要境、物移開後，這面鏡子依然十分潔淨；就像世間的喜、怒、哀、樂已經不影響修行的心，所以面對週遭的環境時，即能了了分明，這就稱為淨性「現前地」。

如何才能達到「現前地」的境界呢？這就要先成就「慧波羅蜜」，亦即「大圓鏡智」。要修到心如明鏡的境界，就要斷「見思惑」——見解和思想上的疑惑。在修行道上，難免會有執著。比如：執著自己已修到某種程度，自認是個心地清淨的人，因而與人隔離，認為對方是個受污染的人，多數人都會起分別心。其實，這

**樣的分別心不能有，應當「鏡來照境，離境則清淨」，這才是真正的現前地的菩薩。**

然而 佛說五地菩薩在等持位中，現觀自己化現在十方世界的眾多化身，皆是第八識秉持意根的意思變化所成，皆非實有，圓滿變化所成現觀而轉入六地的入地心位。於六地入地心的時候，進修六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六地所應斷的煩惱習氣種子，並於六地快滿心的時候，對於變化所成之他方世界中自己極多化身做觀行，證知皆是自己所變；雖然在事相上實有可見，為他方世界證得神通境界之佛子所能親見，然而此等化身絕非真實有之法，其實似有而非有，非有情亦非無情，純是自己第八識之所化現，圓滿似有非有現觀，是故對於五地滿心位及六地住地心中所有變化所成現觀境界全無所著。由此現觀故，於如是化身無量之境界，悉無所著，更能隨緣任運而化現於他方世界中度化有緣眾生，而自己卻步步邁向寂滅境界，到滿心位時取證滅盡定，成為解脫道之極果聖者，卻仍然故意保留一分思惑而不斷，轉入七地入地心。反觀證嚴法師所說：「就像世間的喜、怒、哀、樂已經不影響修行的心，所以面對週遭的環境時，即能了了分明，這就稱為淨性『現前地』」，以這種世俗法中的覺知心所住無明境界，就認為已經成就六地菩薩功德，完全不須要六地菩薩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以及完成似有非有現觀，就可以證得六地滿心位，嚴重的將六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完全符合了 世尊二千五百多年前事先預記末法亂象的獅子身中蟲的作為。





又證嚴法師說：「像世間的喜、怒、哀、樂已經不影響修行的心，所以面對週遭的環境時，即能了了分明」，這正是離念靈知的意識境界最佳表徵，具足我見的凡夫境界；何以故？能夠不起語言文字而了了常知，就是離念靈知意識心所攝，正是佛所斥的六十二種外道見之一，也是在眠熟等五位中都會斷滅的法，如前所說。而此離念靈知意識心在菩薩六住位時，觀察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及大乘四加行完成後，證得能取與所取空之時，就已經不再執取這個意識心為常住不滅法；這個我見，並不是到六地菩薩時還繼續保持著，仍未斷除。像證嚴法師這樣將菩薩六住位所應斷除的意識心凡夫我見境界，說之為六地菩薩的境界，未免太顛倒了吧！

又證嚴法師也談到大圓鏡智及見、思惑，她說見、思惑就是見解和思想上的疑惑，完全違背世尊的開示，這也是和西藏密宗的法王、喇嘛一樣，同以自意所想的邪見來解釋佛法的內涵；何以故？大圓鏡智是最後身菩薩於人間明心時方能頓得的智慧，是依佛地無垢識（因地名為阿賴耶識、異熟識、如來藏）的所生之法，是本無今有之智慧，屬於無漏有為法，不是證嚴法師所說六地菩薩就可以頓得的智慧。古來從無六地菩薩證得大圓鏡智，教證上也不許說六地菩薩能證得大圓鏡智。

又見惑是指於一切處遍起不如理作意之邪見，執取覺知心、六識身、六思身、六想身、六行身為不滅的我，亦即是我見，亦名見一處住地煩惱，也就是執著意識心等識陰為我、執取色身為我，非是證嚴法師所說：「見惑就是見解上的疑惑。」而我見是二乘人於初果時所應斷的煩惱，也是菩薩於七住位明

心前應該斷除的煩惱，不是證嚴法師所說於六地才斷除的煩惱。以地上菩薩自居的證嚴法師，竟然連這個最基本的見惑的內涵都不懂，竟能率領四百萬信眾而受崇拜供養，真令人大開眼界。

又思惑是欲界愛煩惱、色界愛煩惱、無色界愛煩惱，這三種煩惱，要由明心證真及斷我見後，歷緣對境次第觀行才能漸漸斷除，是修所斷煩惱，非是證嚴法師所說：「**思惑就是思想上的疑惑。**」思想上的疑惑只是世間法中的種種想法與觀念，與我執的斷除無關；出家四十年的證嚴法師，竟然會將世俗法中思想上的疑惑解釋作思惑，實在太使人訝異了！思惑是二乘人證得阿羅漢時所斷除的煩惱，也是菩薩於明心後，亦須斷除的我執煩惱；然菩薩為無生法忍的智慧增上，於初地能證斷盡思惑而證慧解脫，但不取證，故意留一分思惑潤未來生；於三地滿心的時候，能夠取證滅盡定及無餘涅槃，而仍不取證，故意留一分思惑潤未來生；六地不得不取證滅盡定，也可以隨時取證無餘涅槃，已是斷盡思惑的聖者，卻又故意生起一分思惑而潤未來生；待七地滿心，不得不取證念念入滅盡定的境界而圓成七地的無生法忍，這才斷盡最後一分微細思惑及煩惱障中的習氣種子。

但是證嚴法師在前面說菩薩五地——難勝地就要斷除思惑，又在這裡說菩薩六地——現前地要斷除思惑，真不知道證嚴法師所說的思惑，究竟是在哪一地才能斷除？或是五地斷盡思惑以後另外還有別的新思惑產生、再來斷盡？有請證嚴法師公開出書澄清，大眾欲知。所以像證嚴法師這般，將大圓鏡智、



見惑及思惑胡亂搭配在諸地菩薩所應頓得的智慧及應斷除的煩惱上面，公然違背佛說而胡說一氣，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古今第一人。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七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如第九十八頁~一〇八頁云：

**第七「遠行地」，則是成就「方便波羅蜜」，就是心和境接觸時能觀照得很清楚，但又「即境不染心」。**

心中若有所執著、煩惱，修行就不能輕安自在，也就無法再進步。就像自己綁著自己的腳，自閉於門戶之內，因為無法體會外面的境界，智慧也就無法開啓。……

**所以，要達到「遠行地」菩薩的境界，必定要有成就方便的智慧，也要發大悲心才行。要使我們的智慧有朝一日能光耀人間，必須先遠離「獨善其身」的迷惑與障礙，這時要時時用心、善用良能。**

然而 佛說六地菩薩對於變化所成之他方世界中自己極多化身加以觀行，圓滿似有非有現觀而轉入七地入地心；於七地入地心的時候，依**方便波羅蜜多**，進修七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七地所應斷的煩惱，並於七地快滿心的時候，證得念念入滅盡定，而成就**寂靜觀**。因成就此寂靜觀故，心極寂靜故，欲入無餘涅槃而取證涅槃；然 佛不欲此七地菩薩入無餘涅槃，示現於七地滿心位的菩薩前，傳授「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而此三昧勝過七地菩薩以往所修種種三昧，

使七地菩薩樂於修學，不樂於取證無餘涅槃，因此成就七地滿地心而進入八地入地心。

反觀證嚴法師所說的七地菩薩證境是很容易獲得的：「就是心和境接觸時能觀照得很清楚，但又『即境不染心』」、「要使我們的智慧有朝一日能光耀人間，必須先遠離『獨善其身』的迷惑與障礙，這時要時時用心、善用良能」，她認為這樣簡單就能成就七地菩薩的證境，完全不須要七地菩薩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方便波羅蜜多，以及成就極寂靜觀，也不須要佛傳授及引發「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就可以證得七地滿心位；這樣嚴重的將七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像證嚴法師將世俗法搭配在七地菩薩的證量上，可見她對佛法顛預無比，所說諸法可謂是牛頭不對馬嘴，不知所云！

又證嚴法師說要「時時用心、善用良能」，這些都是在意識上面用心，不是在本來離見聞覺知、本來就不思量、本來不作主的第八識如來藏上面用心，也不是在意根上用心，何以故？《楞嚴經》卷四云：「意〔根〕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出世間法」（CBETA, T19, no. 945, p. 123, a2-3），是初地以上菩薩所應專修的法門，因為所有一切世、出世間法的出生都與意根脫不了關係，所以地上菩薩所修的法門大多在意根的默容一切諸法上面用心。但是證嚴法師連這個都不懂，就敢這樣胡亂說法，所以正光說她不懂佛法，還真的沒有冤枉她呢！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八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如第一一六頁~一二四頁云：



所以，接下來是第八「不動地」，也是「願波羅蜜」。

「不動」就是不受動搖。古德云：「發心容易，恆心難持。」一般人受到感動時，口頭上發願要付出愛心很容易，但是要以恆長的時間身體力行就很難了。……

**若能立下堅定的願，菩薩十地當中，時時刻刻抱持如初的歡喜心。任何境界來了我都很歡喜，任何順、逆之境都不致於動搖我的心；若能如此，立宏誓願、持續不退，這就是「願波羅蜜」，也是菩薩第八不動地。**

然而 佛說的七地菩薩證得念念入滅盡定，而成就寂靜觀，並得 佛傳授「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成就七地滿地心果德而轉入八地入地心。於八地入地心的時候，依願波羅蜜多，進修八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八地所應斷的煩惱，並於八地快滿心的時候，不用作意及觀行，可以在十方世界隨念幻化變現，故能於相、於土都自在，成就如幻三昧現觀，成就八地滿地心而轉入九地入地心。反觀證嚴法師所說的八地證境是如此的低劣：「若能立下堅定的願，菩薩十地當中，時時刻刻抱持如初的歡喜心。任何境界來了我都很歡喜，任何順、逆之境都不致於動搖我的心；若能如此，立宏誓願、持續不退，這就是『願波羅蜜』，也是菩薩第八不動地。」她說這樣就是已經成就八地菩薩的果德了，完全不須要八地菩薩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以及完成如幻三昧現觀，也不必於相、於土都得自在，就可以證得八地滿心位，嚴重的將八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

化。像證嚴法師這樣的行為，就好像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一樣，還真的是離譜到家了。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九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如第一三〇頁~一四〇頁云：

接下來是第九「善慧地」。「善慧」，即是慈悲而有智慧。要達到「善慧地」的境界，首先要打穩基礎的功夫，努力成就「力波羅蜜」。

我常常說：「發多大的願，就有多大的力。」有願力來配合，心地自然能夠時時清淨、專心一念；擇善堅持於任何遭遇而能清淨，就不生煩惱、不起惡念；不生煩惱就是智慧，不起惡念就是善念。有智慧、慈悲的善念，再加上一股毅力去推動，就能把理想變成事實，也能轉理論為實際，使人事理圓融無缺。……

所以，學佛可以是如此合情合理又生活化。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們能做的事；若能做到這樣的程度，就稱為「善慧」。有這分愛心，並立下堅定的願，就有辦法突破萬難，達到第九地的菩薩境界，也就是「善慧地」。

然而 佛說的八地菩薩，不用加行的過程，只要在心中剛剛生起了作意，就可以在十方世界隨念幻化變現，是故於相、於土都能自在，成就如幻三昧觀行而轉入九地入地心。於九地入地心的時候，依四無礙辯（法無礙、義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進修九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九地所應斷的煩



惱，並於九地快滿心的時候，依四無礙辯而能處於一切境界中都無所畏懼，圓滿力波羅蜜多，成就九地滿地心而轉入十地入地心。反觀證嚴法師所說的九地菩薩是如此的庸俗膚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們能做的事；若能做到這樣的程度，就稱為『善慧』。有這分愛心，並立下堅定的願，就有辦法突破萬難，達到第九地的菩薩境界，也就是『善慧地』。」這樣庸俗膚淺的世俗境界而說成九地菩薩，完全不須要九地菩薩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以及四無礙辯所生的處眾無所畏懼大神力，嚴重的將九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真不知道她是何居心了。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十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及世俗化，如第一四九頁~一五一頁云：

菩薩十地的最後一地是「法雲地」。「法」是「智慧」，「雲」是慈悲、愛護之意。

大地萬物能夠不斷湧現生機，都是靠水分、土壤、空氣和熱能，靠地、水、火、風四大調和的運作，這些東西缺一不可。「法雲地」就如一片遮蔭、造雨的雲。雖然藍天白雲的景致，十分清淨美好；但是如果一直都晴空萬里、艷陽高照，草木就會乾涸、凋零。這時最需要清涼的及時雨來滋潤大地，緩和太陽的熱度，讓枯萎的草木重現生機。……

但是如何才能登到「法雲地」的境界呢？必須成就「智波羅蜜」。這裡的「智」是指大圓鏡智，它能鑑照天

**下一切事相，卻又不受其影響。我們若有這分明歷歷的分別智，心就不會被污染，還能進一步以「方便的智慧」來教導衆生。**

然而 佛說的九地菩薩處於一切境界無所畏懼，成就力波羅蜜多，成就九地滿地心而轉入十地以後，於十地時加修十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十地所應斷的煩惱，於十地快滿心的時候，此十地菩薩在色究竟天宮成就廣大無邊的大寶蓮花宮殿。當十地菩薩坐上大寶蓮花宮殿寶座而放光照耀十方佛世界時，十方諸佛發動十方世界所有的十地菩薩各各帶著他們自己九地以下的菩薩眷屬，來到這個宮殿前。十方諸佛同時伸手放光遙灌十地菩薩頂及諸菩薩頂，成就這位十地菩薩圓滿十地心功德，成為受職的法王子，圓滿成就十地滿地心而轉入等覺位。反觀證嚴法師所說的十地菩薩卻是世俗凡夫的境界：「但是如何才能登到『法雲地』的境界呢？必須成就『智波羅蜜』這分明歷歷的分別智，心就不會被污染，還能進一步以『方便的智慧』來教導衆生。」她在前面已錯將佛地的大圓鏡智胡亂搭配在六地境界中，這裡又胡亂搭配在十地菩薩身上，證明她確實是嚴重誤解十地菩薩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也不知道十地菩薩必須由佛加持而完成授職法王子的功德，因此像證嚴法師這樣嚴重缺乏佛法知見，卻又敢將自己所不知、不證的法義，胡亂的寫在書中到處流通，真是愚癡，讓正光不得不搖頭嘆息！

最後，在這裡做個總結：一者，像證嚴法師這樣將諸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淺化，以及用世俗法來取代佛法，使佛弟





子不再以甚深微妙的佛法智慧修證為依歸，反而認同世間人淺薄的庸俗想法，以世間庸俗的想法來取代佛教的大乘妙法，使佛的無上正法世俗化、等同世間法一樣，讓佛弟子僅在世間法中努力行善，不思修證正確的解脫道及佛菩提道，這其實是以世俗化的常見外道見、斷見外道見來取代正法，是將佛法破壞消滅於無形中，其過大矣！由以上所舉的證據而證實她的作為確實有極嚴重的過失，因此正光說證嚴法師將甚深、微妙、無上的佛法加以淺化、世俗化，說之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為古今第一人，真的一點也沒有冤枉她！

二者，由於證嚴法師將十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然後印出《心靈十境》的邪謬書籍來解說十地境界，亦即暗示她自己已經是十地菩薩了，是以十地菩薩自居；像這樣的心行，已經為慈濟團體立了很不好的示範，何以故？因為證嚴法師連明心也沒有，還是博地凡夫一個；她連七住菩薩的根本無分別智都沒有，甚至於聲聞初果斷我見的智慧都沒有，怎麼可能會是十地菩薩呢？這未得謂得、未證言證的大妄語，可是成就斷一切善根的一闡提人才敢做的事情；她如此作，將會使慈濟四眾在無法簡擇的粗淺智慧之下，跟隨證嚴法師同墮大妄語業中；若以修學佛法蒐集福德於先，卻於後造下大妄語業而成為斷善根人，那可真是天下最大的冤屈啊！慈濟四眾於此應嚴肅看待才是，以免將來捨壽時後悔不及！

## 六、證嚴法師的其他錯誤知見罄竹難書

綜觀證嚴法師的「佛法」，不是落入常見外道、斷見外道

中，就是將佛法世俗化、淺化，而且還充滿了許多曲解佛法的錯誤知見來誤導眾生。正光將藉此機會略述證嚴法師嚴重錯誤的佛法知見，如器官捐贈、五蘊十八界等——加以舉示，讓大眾了知，至於其他微細曲解佛法的錯誤知見，有請各位佛弟子依照 佛的開示，對證嚴法師所說加以簡擇，就可以了知其謬誤之嚴重性。

首先談器官捐贈。證嚴法師在《生死皆自在》第三一八頁~三一九頁云：

人往生後，六識已不起作用，只存第七、八**意識**。假如捐贈大體或器官是出於亡者自願，那麼為了醫學上的需要而為亡者身軀做處理時，亡者的意識不會覺得難過，肉體上也不會感到痛苦。甚至處理的人也可以一邊這麼說：「你的肝可以救人、你的胃也可以救人……」讓亡者的意識更增歡喜。

假若捐贈大體或器官不是出於自願，那麼處理過程中，他多少會有所掙扎，因為人最執著的就是自己的身體，哪怕是死了之後，還是同樣的執著。當然願力會提昇意識，自願捐贈大體或器官的人，在往生之後，就會因為自己的願望圓滿而心生歡喜。

正光辨正：當吾人剛斷氣，呼吸心跳停止（初死位）的時候，今生的記憶將轉至第八識中，導致業鏡現前，如同電影片播放一樣，由上而下一格一格快速的出現。每一格所造之業，或善業、或惡業、或淨業、或不淨業，都能清楚了知，接著就進入



真正死亡的階位（唯識學稱為正死位），這時第八識開始捨身；而第八識捨身有五種，如前所說；其中第四種：若是造諸惡業罪不及地獄業者之死亡，在死前及正死位方有四大分離種種痛苦發生。一般而言，這些造諸惡業罪不及地獄者，在剛死亡沒多久，約三~四小時以內，意識仍然存在，於息脈已斷三~四小時之後才斷滅，如前所說。又因為亡者生前曾簽署器官捐贈卡，同意於死後捐贈器官，因此醫生通常於器官捐贈者死後就會儘快進行器官移植手術，以免因為器官捐贈者死後時間太久，導致器官敗壞而無法移植，所以器官移植手術通常在器官捐贈者死後二十分鐘內就開始進行，也就是說，在器官捐贈者意識尚未完全斷滅前就開始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由於器官捐贈者初死時意識覺知心尚未斷滅，醫師也未使用任何麻醉劑就動刀，此時猶如生人在未使用麻醉劑的狀況下動刀一樣，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卻無法表示任何感受痛苦的意思，是極為痛苦的，那時將會心生怨恨，痛恨自己被騙了。試想生前不小心被針刺了一下，尚且呼天搶地，更何況器官捐贈者在無任何麻醉之情況下，而在身上開刀割除各種器官，其劇痛難耐可想而知；因劇痛難耐的緣故，生起大瞋，可能下墮三惡道中。由於器官捐贈是大善行，理應往生善道才是，其結果卻因被騙而生瞋怨、下墮三惡道中，豈不冤枉哉！

有人會問：「憑什麼道理，因為器官捐贈之大善行，卻導致死後墮三惡道中？」在回答之前，先看看證嚴法師怎麼說。證嚴法師在：《清淨的智慧》第五十九頁云：

〔有人問：〕佛教教人往生後，需要二十四小時助念不

可移動。而如果發願死後將軀體捐出，是否不得往生善處？

〔證嚴法師答：〕死後將軀體捐出，乃生命的延續。佛陀曾曰：「頭目腦髓悉施人」，絕對沒有一個救人的人還下墮地獄的，今天的科學證明了二千多年前，佛陀的正知正覺。

此中分三點說明。第一點說明頭目腦髓悉施人的真正含意，第二點說明剛死的時候，第八識漸漸捨身的原理，第三點，舉醫學真實例子來說明，證明在剛死的人身上動刀非常劇痛的原因。

第一點，證嚴法師舉：「佛陀曾曰：『頭目腦髓悉施人』，絕對沒有一個救人的人還下墮地獄的」，來證明自己說法是對的，卻不知道她自己是斷章取義而違背佛的開示，何以故？佛在《大寶積經》卷九十如是開示：

在家菩薩住於慈愍不惱害心應修二施，何者為二？一者法施、二者財施。出家菩薩應修四施，何等為四？一者筆施、二者墨施、三者經本施、四者說法施。無生法忍菩薩應住三施，何等為三？所謂王位布施、妻子布施、**頭目支分悉皆布施**，如是施者名為大施，名極妙施。

（CBETA, T11, no. 310, p. 515, c2-8）

經中已明言：唯有無生法忍菩薩（正光案：指初地滿心以上菩薩，不論出家菩薩或在家菩薩）可以作頭目支分之布施，而這種布施，佛說為大施、極妙施，非是無生法忍菩薩以下之出家菩薩或



在家菩薩所能作得到的。又 佛開示在家菩薩財施有二種，分為外財（指財物等布施）及內財布施（尤指為護持正法而犧牲身命，如《大涅槃經》卷三所說，有德國王護持覺德比丘正法，與破戒諸惡比丘戰鬥，身被刀劍箭槊等，體無完膚，死後往生阿闍佛國作聲聞第一弟子），在家菩薩應以外財布施為主，護持出家菩薩弘揚正法，必要時，得以犧牲身命內財而使 佛的正法能夠延續下去。由上可知，**頭目腦髓悉施人之布施，是初地滿心開始的菩薩為了成就佛道所做的內財布施，並非是未入地的出家、在家菩薩或凡夫所做的布施；而在家菩薩應以外財布施為主，必要時才以身命來護持正法。**從這段經文的真意，反觀證嚴法師說法，完全不如法，反而誤導眾生做器官捐贈，因一時善念而下墮三惡道。假使她想勸導眾生施捨器官，應該有保護布施器官者的措施，然後才可以大力勸導。

第二點，《瑜伽師地論》卷一云：

又將終時，作惡業者，識〔指第八識〕於所依〔指色身〕，從上分捨，即從上分，**冷觸隨起，如此漸捨，乃至心處。**造善業者，識於所依，從下分捨，即從下分，冷觸隨起，如此漸捨，乃至心處。當知後識，唯心處捨，從此冷觸，遍滿所依。（CBETA, T30, no. 1579, p. 282, a7-12）

經文已明白告訴我們：除造大惡業及生天者除外，一般而言，**第八識是漸漸捨身的，非一時頓捨；**隨其捨身之處，冷觸便起。既然息脈斷後，會在身上有冷觸開始現起於身上定點而漸漸擴散到全身，就表示意識覺知心仍然在領受觸覺，尚未完全斷滅，所以才知道冷觸；一直到三~四小時左右，意識斷滅了，

乃至第八識完全捨身完畢，冷觸才遍滿整個身體，名為死透。從這裡就可以告訴我們三件事實：一者，息脈斷了、進入正死位時，意識仍然有覺知與分別，非無覺知與分別，因此在未做任何麻醉保護措施之下，隨即在器官捐贈者身上動刀，亡者必定劇痛難耐；因為難耐的關係，必生大瞋、大恨而導致**隨念受報**，下墮三惡道；因為此時的意識覺知心惡念極重，念既極重，則必隨念受報。

二者，在亡者意識覺知心仍在的時候，為其往生助念才有用處，因為可以在大眾助念之下，使亡者對阿彌陀佛產生信心，因專心攝念的緣故而樂於往生。如果意識已經滅了，這時為其助念，因亡者已無意識了知，不能攝心念佛，助益不大。而且，慈濟的信眾既然不信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助念也就沒有意義了。

三者，西元二〇〇一年某報報導：

國內每年有數名死刑犯在行刑前，簽下器官捐贈同意卡，捐出堪用器官遺愛他人，但是□□□學會□□□(姑隱其名)今天在一項器官捐贈的座談會中嚴詞說，他說，槍決後腦部中彈的死刑犯根本還沒死，死刑犯的腦幹完好無缺，即使不用呼吸器也能自行呼吸，只能算是一個腦部中槍的重傷患，根本不符合嚴格的腦死判定標準，嚴重違反醫學倫理，「在未完全腦死的人身上動刀，那種痛，絕非外人所能想像！」

從報導當中可以證明，腦部中彈的人，腦幹完好無缺，即使不



用呼吸器也能自行呼吸，依唯識正理而言，表示這個人還活著，第八識尚未捨身。既然第八識尚未捨身，而又仍有呼吸，他的意識覺知心仍有可能存在，並未斷滅，因此在意識尚未斷滅之前，於死刑者身上動刀，仍有痛覺，就如上面所說：「**那種痛，絕非外人所能想像！**」

綜合上面所說，**頭目腦髓悉施人之布施，是初地滿心以上菩薩所作的布施**，一般人於死後三~四小時左右，意識仍然存在，仍有知覺，**只是在三~四小時以後意識就斷滅了**。由於器官捐贈者不知道在死後三~四小時內，意識尚未完全斷滅，故在沒有任何麻醉的情況下，於亡者身上動刀，將會造成器官捐贈者極度疼痛，而且那種痛絕對是劇痛，絕非外人所能想像！唯有器官捐贈者自己才知道，可惜器官捐贈者已經無法動彈，已經無法透過身根來表達自己的意思了。因為劇痛難耐的結果，必定生起大瞋大怨，導致器官捐贈者墮落三惡道中。試想：生前一念之善行，卻導致死後墮三惡道中。如此果報，何其冤枉哉！然此中道理，唯有透過佛菩薩的開示及透過善知識教導、自己整理思維才能了知，非是不懂佛法的證嚴法師所能知道。由於證嚴法師不懂佛法，不知初死者意識尚存的道理，卻在沒有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大力鼓勵信徒做器官捐贈，並說之為：「**絕對沒有一個救人的人還下墮地獄**」，其結果，將導致有情器官捐贈之大善行，因劇痛難耐生瞋而下墮三惡道，何其冤枉哉！

以上所說，基於經、論的開示以及世間醫學知見如實而說，並非為反對而反對，只是想要對捐贈器官的善心人士加以

保護。因此正光在此對器官捐贈者提出如下建議，請你（妳）在簽下器官捐贈前先作思量及自我保護之後，才正式捐贈器官：

一者，如果你（妳）本身有四禪八定具足的證量（須符合經典所說的證境才算數，不是依自己的錯解來認定），而且已經斷了我見，正光絕對支持你（妳）器官捐贈，而且隨喜讚歎言：「真是捨內財的菩薩啊！」何以故？四禪中息脈俱斷故，捨念清淨故，可以提前捨離色身故，所以不會受彼惡劣境界影響生瞋而下墮三惡道故。不過要進入四禪捨念清淨定中再進一步捨棄色身，也需要五~十分鐘時間才能進入及捨身，因此應該避免在這段時間內讓醫生為你做器官捐贈的手術。

二者，如果你（妳）沒有四禪八定的自我捨身功夫，且執意效法捨內財菩薩行，請記得在器官捐贈卡上註明：**應於死亡前五至十分鐘，施打麻醉劑作全身麻醉，待麻醉劑發生作用後，方可動刀。**何以故？死亡前施打麻醉劑，縱然動刀割除器官，意識已斷滅而無痛覺，因此不會有劇痛難耐、生瞋而下墮三惡道之事發生。不過醫生肯不肯在你（妳）死前施打麻醉劑才做器官捐贈手術，值得商榷；因為醫生會認為沒有必要，多此一舉；也會因為死亡時間的預測極為困難，而放棄了全身麻醉的保護措施。如果萬一來不及施打全身麻醉的劑量就死亡而進行器官移植的話，正光還是會讚歎你（妳）捨內財的菩薩行，不過話說回來：那時千萬不要因為劇痛而生起瞋恨心，記得忍受劇痛而保持正念，保持你的功德而受來世大福報。

三者，如果你（妳）本身未斷我見又沒有四禪八定，又不



知道該怎麼辦是好，又無法保證死前會被施打麻醉針，建議你（妳）打消此念頭，以免無知而生瞋，死後下墮三惡道中。如果你（妳）已經簽下器官捐贈卡，現在註銷還來得及。

四者，由於生命無常的緣故，請事先與家人溝通死後之處理，避免家人在不知情之下，擅自為你（妳）「死後」器官捐贈，使你（妳）因為器官割除產生劇痛難耐及生瞋而下墮三惡道中。

五者，雖然未到捨命的時節，但是可以先表示想要捨身，請醫師施打重量的麻醉劑而致死亡（法律問題，此處不談），十分鐘後就可以進行器官捐贈轉移了；那時意識滅了，動刀施行捐贈手術時都不痛苦，也可以完成布施內財的大功德。以上是捐贈器官的大善人們應該自我保護的地方，也是證嚴法師對於捐贈器官的大善人們，應該加以保護的地方。（待續）





(連載十八)

## 劉善生見道報告

- 一心頂禮本師 釋迦牟尼佛
- 一心頂禮禪 諸佛 菩薩 龍天護法
- 一心頂禮 上平下實和上
- 一心頂禮親教師 張正園老師
- 一心頂禮 護法義工菩薩

沒有由來的，這個記憶總在腦海中不曾逝去：

小學三年級，稚嫩的赤子有著一顆柔軟的童心。那日，慣例要到操場升旗，家中沒有信仰的我，陡對大地生起了憐憫：「土地爺爺好可憐，這麼多腳踩在祂身上跑來跑去，土地爺爺一定很痛……。」遂踮起了腳尖、躡手躡腳的，唯恐多增一分土地爺爺的痛楚。

二十歲那年，偶遇一位僧寶到公司化緣（至今都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化到錢了？）要離去之時，那位素不曾謀面的師父，到

我面前和緩而又慈愛的說：「可以學著每天吃一餐素齋，或者吃一餐水果齋。」並且叫我到土城承天禪寺去找一位廣欽老和尚。當時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我，實在不知道找廣欽老和尚要幹嘛？更不知道廣欽老和尚是何許人也！於是，與初識的文凱師兄騎著機車，呼嚕呼嚕的到承天寺去了。

回想那年輕、一事不知的模樣，實在有些好笑！到了廣欽老和尚的跟前，傻呼呼的不知要幹什麼，也不知道要說什麼；只記得周圍簇擁了許多的信眾，爭相看著老和尚，跪在老和尚的面前，好奇的看著這位好老、好老而又沒有牙齒的老人，也好奇的看大眾都在看老和尚什麼？後來，老和尚叫我：「來出家。」當時真是一臉的錯愕與驚訝，心想：「這怎麼可能？我剛剛才上了東吳大學讀書，而且才剛剛在談戀愛欸！」許是宿植的善根吧！雖然當時只是個工讀的窮學生，卻也懂得將自己的零用錢裝在紅紙袋裡，有模有樣的學起信眾供養起師父來了，那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供養三寶；雖然當時並不知道什麼叫做供養，更不知道為什麼要供養。總之，就是那麼自然的、那麼高興的做了！（現在想想：哇！我真是超級有福報的！）

嘟嘟出生的那天起，家中經濟的成長「扶搖直上」，一些令人無法解釋的現象，終使得自詡為高級知識份子的我，開始思惟和漸漸的接觸到了宗教。一個二歲半的孩子，怎能表情姿態莊重而又肅穆的五體投地、虔誠禮佛？怎麼會有白顏色的大象站在窗前看她？聽到持咒的音聲，不識字的她又怎能音韻奇準無比？大悲咒和《心經》讀誦起來，也是輕而易舉；我開始思索：「人真的有前世的記憶嗎？……」及長，孩子陸陸續續

問了些「實在連聽都沒聽過的問題」，為了滿足嘟嘟的問題，和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進了佛學院，也開始接觸到諸多叢林。師父說：「妳要多唸阿彌陀佛。」「為什麼要唸阿彌陀佛？」「多唸阿彌陀佛，可以往生西方。」「為什麼唸阿彌陀佛可以到西方？那唸別的名詞呢？西方在哪裡呢？」「師父！您怎麼知道有阿彌陀佛？」「師父！六波羅蜜已經講過好多遍了，可不可以換點別的？」於是，在想明瞭「知其然和其所以然」的情況下，最後的答案都是：「嗯！妳業障太重了！」此後，從北台灣到南台灣，諸大叢林差不多也「走透透」；師父說：「妳認為如何？」「噢！師父！我覺得以上所說很符合事理，也順乎情理，但是好像沒有佛理！」唉！我又理所當然的被貼上「業障深重」的異類標籤。求教無門之下，不認同諸多出家師父的看法，又不以為追求真理是業障深重，學佛開始變得好孤單，日子竟也愈過愈荒唐！幸虧平日對於義工的行列，常常是當仁不讓，才有機緣識得了圓覺師父。但當小嘟嘟問了廖師姊：「我為什麼會忘記前生？到了非想非非想天還會不會再回來？為什麼？」沒有人能給她具體的回答。圓覺師父遂為我們引薦了平實導師。

由於在外被錯誤知見的熏習影響，我居然心生此念：「天哪！那是在家居士，不是出家師父欸！」（唉！自己真的好蠢，一念之差，耽誤了這麼多年，險些錯過了大善知識。）一席話之後，嘟嘟決定到正覺講堂上課，並請求爸爸當她的「書記官」：幫她抄筆記。

某日從南台灣出差回家，打開家門之際，我錯愕的愣在門

口，只見牆上、玻璃窗上、沙發椅上、電視機、電冰箱，甚而床頭櫃上都貼滿了一個小學五年級生寫的斗大字跡：「拖死屍的是誰？」吃驚之餘，我問孩子：「這是什麼意思？」嘟嘟對我說：「參！」一日，小傢伙踩痛了我，「哎呀！好痛！」她回答道：「誰在痛？」「我呀！」「你是誰？」「媽媽！如來說法四十九年，祂明明有說，為什麼祂說『祂沒有說』？」「人為什麼會忘記前生？如果我一直忘記前生，那麼我每次所修行的不就又忘光了？」這使我這個身為佛學院的學生十分汗顏。嘟嘟的問題，我統統不會，也開始動了個念頭：「哇！這個講堂很『高深』哦！改天要去看看他們教些什麼？」甚至好奇的請「書記官」文凱師兄將上課時做的筆記借我看看，結果他說：「張老師講的跟外面師父講的不太一樣，我聽不懂，所以……沒寫！」也因此，這是我到講堂聽《楞嚴經》的開端。導師的法語，將第一義諦詮述得如此精妙，每個星期都期盼著星期二的到來。這一留下來，我在導師的座下終不曾離去，也發願在張老師的座下，在導師安排次第循進的知見下，將知見的根紮穩，把佛學院學來的都丟掉，「從頭學起！」

嘟嘟小學六年級，發願要將蕭導師的書籍翻譯成英文，將正法弘揚到美國去！她說：「媽咪！我知道妳們只有我一個孩子，但是我發願要將導師的書翻成英文，所以我要到美國把英文學好；妳讓我去美國，去那兒有再多的苦，我都熬得起；媽媽！難捨要能捨……」，為了成就她的大願，嘟嘟也為了安撫母親一顆不捨的心，母女倆話別機場、相視擁抱，一句

珍重而沒有掉下眼淚；彼此含笑揮手離去，轉身的刹那卻淚流成河！一個十一歲半的孩子，提著包包獨自到異國沒有父母照顧的地方孤軍奮鬥；一個僅會幾句英文會話的孩子，能為了「願」而隻身前往陌生的國度（那時嘟嘟會的英文只有：我的名字叫陳韋儒，我今年十一歲；這是桌子，這是椅子，這是書……）。後來韋儒對我說：「媽咪！在機場轉頭的時候，我其實就開始哭了；我終於知道什麼是愛別離苦，也知道大勢至菩薩說的『子母相憶』是什麼了。」咬緊牙根，我成全了她；也矢志到講堂安忍在張老師的座下，從頭熏習第一義法的正知正見；期許自己有超強的魄力和毅力，在菩提路上，在自己的法身慧命上，勇往直前，向前衝去！

二年半，除了求法若渴的心態外，張老師不遺餘力，努力傳授正知見；以及那無厭無疲於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奔波弘法的大無畏精神；張老師平日的身口意行也在在處處都影響了我，這對我慢心的修除，起了莫大的幫助和作用。例如：老師不論親疏貴賤的對待互動中，都以雙手至誠的接受或傳遞物件。看在眼裡，心中好生感動，深覺以老師之尊，身段竟能如此柔軟恪謙，收受者真的有「大被尊重」之感，不禁心生效法之想；當秘書拿公文給我的當時，我站了起來，雙手恭敬的去接受文件，她訝異的呆在那兒，表情訴說著：「哇！她是不是發瘋了？」我自己則大感慚愧起來：以前自己是不是很傲慢？

共修期間，公司和廠商幾次招待國外旅遊。以往，早已期盼許久，但此時毫不猶豫的放棄掉了。感覺自己在蕭導師和張老師的第一義法帶領下，快速的茁壯和成長，再也沒有任何

誘惑能讓我暫離正法於一刻，因為我是如此清楚明白：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會比親證法身慧命的精進更重要、更有意義了。

基礎課程之初，由於憶兒心切，憶佛之念很快就學會了，但卻又因傲慢的習性作祟，像極了龜兔賽跑中那隻驕傲的兔子，心想：「反正很多同修都還不會，這麼簡單的憶佛淨念，半年後我再來追好了！」於是除了導師、張老師的課，我又衝刺般的向前再修二個學位，當時自己所秉持的理由是：「眾生難度，自己要有很高的學歷，方能降伏眾生所誤以為『宗教是迷信和低教育程度的陋習』的錯誤觀念。」有一次共修在等待小參之餘，驚見同修們禮佛的背影，不但定力十足，而且調和柔軟；以及漸知班上同修高手如雲、臥虎藏龍之際，方知自己有太多的不足與落後，在「我慢」的愚痴中荒廢時日，自以為是的馳騁在導師的著作典籍中，妄自在書本裡希冀刪來減去的找尋「開悟答案」為何！

一日捫心自問：「自己排除萬難來到講堂學習第一義法，為的是親證生命實相？還是只為了找尋一個答案而來？如果只是因為解悟，而不是自己觸證而體悟的，我能夠承擔嗎？我能夠深信不疑嗎？我又能轉依，繼續修學嗎？若非自己親證生命、法界的實相，而是尋得、聽得的答案，只是再經歷一次學識上的滿足罷了。若真如此，非但無益，並戕害了自己的法身慧命，豈不是白來一趟，又勞斯導師和親教師老婆心切的苦心教導？如此一來，豈止愧對師恩、愧對辛苦護持的義工菩薩？龍天護法怕也要起個『孺子不可教』之念。」於此起了精進勇猛心，向前急起直追，護持的行列不落

人後；修集福德資糧更是積極所行：認真的挽起袖子做「家事」，做的是如來的家業和正覺的家事；心安理得中漸除我慢習性，逐漸像稻穗那般的低了頭、彎下腰；一路學習正法，一路修除性障。老師時刻提醒定慧等持，更是不敢稍有或忘；因而定力漸長，拜佛也逐漸得力；即使有不得力、不順遂之際，也從不萌生退轉之意，在 導師和老師的座下精進不懈的追求生命的實相，了知萬法唯心造，此心又與世俗所謂之心大大不同。何其有幸在大善知識身邊圍繞，喜見自己的成長和改變，喜見自己菩提路上真正跨越一大步，更提醒自己不忘：欲報師恩，莫忘眾生尚在邪見苦海未得出離！

禪三即到，心虛於自己前面做功夫時的懈怠，並深知定力的培養真是一步一腳印，非是一蹴可成的，於是想好了一百多個足以說服自己不去報名禪三的理由。但佛菩薩可以慈悲不怪你，導師和張老師也不會苛責於你，但是騙自己的感覺是十分可恥和不好受的：求法是自己的事，導師和張老師如同菩薩般苦海作舟，世世無畏娑婆往返，已經夠辛苦的了，自己還要厚顏勞斯菩薩拖拉才肯走嗎？導師和張老師雖不會為我一介愚痴不肯求悟的凡夫心灰意冷，但他們也絕對不會捨下我不管，那我究竟還要勞煩菩薩、老師們來回跑幾趟來尋我才甘願？如此沒擔當，教誨之恩從何報起？苦海輪迴又焉有出期？暗夜思惟，心生慚愧！於是下定決心，決定力挑未知的挫折，篤定步步向前，將「猶豫」棄之於紙屑簍裡：「戰死沙場雖敗猶榮，臨陣脫逃焉稱好漢？」

恭敬的呈上禪三報名表，日子開始沒有一天好過，明白這



次真的是業障現前了。除了莫名其妙的事件之外，也有賺錢的機會來引誘我；病痛更是不停的來擾亂，不敢相信的是居然能碰到「打一針、送兩針」的醫生，把兩隻手都打腫了起來。不但如此，連著三次，醫生待我都惠施有加，那就是打三針、送六針囉！但是不管好事的引誘、苦事的折磨，對於求悟的決心十分強烈的我，是不會有影響的！任何的磨難都不可能使心生退轉；為了求法，再大的苦痛和困難都要衝過去！

參禪的投入，辛苦，但是有趣。廢寢忘食，數月之間體重下跌十幾公斤；夜半驚醒，只聽得自己的聲音在黑暗中迴旋：「什麼是夜夜抱佛眠？」走在路上自言自語：「什麼是日用而不知？」在捷運車上研究眾生□□，自問自答：「他們□□□□？我如果□□的時候，那跟□□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稍一回神，隔壁的女士起身離開了，猜想她必定這樣認為：「可憐哦！年紀輕輕的就瘋了！」

一夜，夢見自己在聽新班的學員自我介紹，而張老師不停的在□□。心想：「完了！完了！這次大概死當了，居然在聽新生報告？」同時也疑惑著：張老師幹嘛一直□□□？日後又夢見一位從不相識的往生者，遺像在堂中高高掛著，自己居然也能開示幾句給她聽；夢境中，堂下有二座左右互通的小階梯，只見自己不斷的由左而下、由右而上的來回奔爬著，好累好累喲！及醒，若有所悟：張老師□□一直□□□，我□□□□□的□□□，堂中往生者□□□，我□□□□□□□□、□□□□□是……。咦！是吧！？有種莫明的狂喜：這個□□□的□□□□，這個□□□、無所分別揀擇，一切時、一切處真

正□□□□的就是了（大種性自性）！哇！是祂！是祂！隔日興奮的把街上書局販售的□□□「請」回家，看看□□□□□和看著自己的如來藏；忍不住高興的親吻那柔軟潔白的□□□，哈哈！我找到了我們□□□有的□□了：然後為了感謝□□，就開始在佛前手忙腳亂的為□□□皈依拜懺囉！有恩必報嘛！又或自己有任何的長進，也當願眾生同霑法益，虔誠的也為彼等求哀懺悔。

一個星期二的下午，在等待文凱同修一起到講堂上課的時候，忽爾一夢：夢見導師穿著海青、搭衣，如同星期二的講經一般，笑著拿了一本書給我；導師並指向西方，與我一同看將過去……。到了當晚聽《優婆塞戒經》的時候，依慣例先禮佛三拜，在與導師同時拜下的當兒，心海突然又喜悅和感動的奔騰了起來，肯定自己參究的方向是對了，希望這最後的臨門一腳，能夠得到導師的提攜和印證！我祈求著佛菩薩加持定慧增長，也更懇切的拜懺、懺悔，一部部的水懺至誠懇禱懺悔：祈求著自己的罪障自己消，莫要禪三時波及恩師有稍許的不適……。

禪三開始，導師講的公案和齋堂裡的種種開示，句句都能用眼睛聽得明白，在在也都能了然於胸；經行的時候，看著前方師姊和自己□□□□□，微笑掛在我的眼裡和唇邊，同時一種莫名的震撼也在心裡不停的蕩漾著……。第一回進了小參室，雖然不知為何，老把「老師」喊成「師父」，但師徒之間的感覺那麼親近、熟稔。導師令眾生無畏的神態，稍稍平息了我忐忑不安的情緒，但不知怎地，把知見陳述得零零落落，

幾致自己都覺得不知所云！我心裡想著：「阿彌陀佛！還好旁邊那位監香老師是陸老師；如果換成我們張老師的話，肯定自己會被張老師一掌劈死！」導師慈悲的為弟子整理了許多知見，讓弟子得以貫通明白，並讓弟子明晨再來報告。

晚上齋堂用齋的時候，導師無有厭煩的在為我們說法，我目不轉睛的聽受、領納導師所示現的點滴之法。當導師走至我們這一桌時，導師讓同修們吃水果，並看著她們吃水果，快要輪到我的時候，自己早已興緻勃勃的準備要去拿水果了，可是導師沒叫我吃，轉頭就走了，我的眼睛咕嚕嚕的轉了一下：可不是！「我」何嘗吃過水果啊！

那晚開示公案，導師累了一整天，還來看我們用功的情況。導師慈愛的彎著腰說：「善生！明天再整理。去睡覺！」我賴皮的對導師說：「好！」並用手比了一下：「再一下下，我就去睡。」導師有如慈父一般回答道：「好！再一下下！」

我怎麼能睡？張老師教授的知見翻湧而出！我怎麼能睡？導師拖著疲累的身軀，還在往返關注巡視！

第二夜講公案之時，師生笑成了一團，導師笑著流下了眼淚，我亦復如是悸動的讓淚潛潛然落下；殊不知，除了那則公案互動有趣之外，導師笑的是：「你們看了半天還不懂？」法不在字裡行間，不在螢幕投影字句中，導師實則在在處處的，在為我們「說」著法啊！導師哭的是：說得這麼清楚了，你們還是不懂！

翌日一早小參完畢，導師說：「善生！恭禧妳！可以喝

茶去了。要先到佛前頂禮三拜，感謝釋尊加持和感謝這個第一義法的弘傳。要到佛前禮拜，不是在座上拜哦！」諄諄叮嚀，唯恐稚子迷航，不知歸卻如來家鄉一般！

跪在 釋尊像前，至誠感謝佛菩薩慈悲攝受，感謝佛菩薩讓我得遇善知識，得與勝義菩薩僧 上平下實和上修學正法，並能明心體證生命實相：「足下燦蓮花、步步無生忍。」若非導師指引教導，一直以來這麼樣的「粗心」，究竟要再如何的流浪生死啊！

正覺茶，讓我明瞭一切法無非是祂！但光是一個喝茶的開口，牽涉的真心運作是那麼的深廣，那樣細膩到不可勝數；現觀諸法的運作，意猶未盡的整理出細微深廣的運作，……〔以上百餘字省略不載〕。誰說禪是一成不變？它是那麼饒富生命、活潑有趣、而又處處生機呵！

尚未打板，無畏於清冷凜冽的空氣，忘卻了來時的病弱，一心只想到：向上一路就只差一步了，莫負了佛菩薩、蕭導師，莫負了張老師和諸多義工菩薩們的辛苦護持，努力的堅持到最後一分鐘，絕不因自己喝了正覺茶就有些許的懈怠，於是至誠的到禪堂禮佛、體驗。

鎮日裡，依然細細體究真妄如何和合？並奇怪自己為什麼陡然間變得如此愛落淚？禪三這幾天裡掉下的淚，恐怕比去年一整年還要多上許多！我是在可悲自己的認妄為真麼？把那個日日會斷滅的「離念靈知我」當做「真我」！處處去攀緣、去追尋，和不斷的在做自我想像和自我認同；殊不知這個無我

性、無常性的「我」，讓我流浪生死了多少劫；而那個真正的常住的「我」，無始劫來卻又被我遺忘了；祂永遠都在，我卻一直都沒找著祂，以至□□□□□妄作非為，造作了諸多不淨染污法種！亦或是該替自己欣喜而落淚？由於明師善知識的教導，始得之，便找到了生命真正的主人；從今以去，認得本來面目，轉依如來藏的清淨性，修除不淨法種，不再讓七轉識「我」團團轉，而誤了本來自性清淨、菩提之路更上一層。此時心中不禁浮現一偈：「清茶一盞向上路，勞師動眾徒自誤；但識個中深滋味，趙州茶中喝趙州。」可不是！七轉識勞師動眾的四處攀緣，竟不知「我」此道場如帝珠啊！

導師又施設方便，讓我們閉上眼睛走路，證明妄心也是很重要的；沒有妄心的配合，真心果也無法在世間正常運作；也深刻體認到：雖然末那處處作主，但真的還是聽命於六識的時候多；也現觀六識中的一識若無法運作時，如來藏依然能配合其餘諸識的運作、互相協調，完全配合而不會停擺，所以□□與□□真是修證如來藏者最好的詮釋工具，讚歎如來藏的神妙不可言喻啊！讚歎祂存在的自體性如如實實的在運作□□□□□□，收集著善、不善業法種啊！明白了「藉妄修真」的真妄心和合原理，努力修學，轉依如來藏而汰除染污的七識習性種子。此後更須以清淨現行來熏習種子，當然也以善的種子來熏現行了，如此將能橫超三大無量數劫：以長劫入短劫了！

禪三，這四天三夜，雖然總共只有不到六小時的睡眠，但法喜充滿無可言喻。在一個小小的蒲團座墊之間，努力禮佛、參究，在導師的循循善誘、苦心教導下，徹入生命實相，終

於在方寸之間「死去」、「活來」！

弟子 善生

至心頂禮 諸佛菩薩、龍天護法慈悲攝受 三拜

至心頂禮 上平下實菩薩摩訶薩 三拜

感謝 導師苦海作舟、無畏娑婆往返！

感謝 導師為弘正法、無畏摧邪顯正！

感謝 導師成就弟子法身慧命。

至心頂禮 師娘一拜：感謝 師娘護持正法、護持 導師之恩。

至心頂禮 張正園老師一拜：感謝師恩浩蕩、教誨之恩。

至心頂禮 諸多護三之義工菩薩一拜。

至心頂禮 歷生父母、師長、累劫及至今生所結之冤親債主一拜，感謝成全無有遮障之恩！

至心頂禮 法界一切眾生普同護持之恩。

佛弟子 劉善生 敬呈

公元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日



# 關於昭慧法師

(二之一)

## 緣起

從一封有關昭慧的 e-mail 所引發的事件內容，我們可以透過「昭慧法師」的言行與信函所表現的心行實質，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這位所謂的印順法師得意門生，披著尊貴崇高佛衣外表的昭慧法師，內心卻是何等的面目呢？我們會將證據分期一一陳列出來，讓事實真相澄清，以免善良佛弟子被其謊言所誤導，更能使被其所誤導的追隨者及時更正錯誤的認知與說法，回歸正道，以免因為學佛的善因緣，卻被假名善知識、表相僧寶的假名僧寶所誤導，隨同造就謗法、謗勝義僧的惡業，那就太冤枉了！（編案：我們已將所有來往信件的内文重新打字，以便您容易閱讀；原始信件之影本將於下一期刊出（電子信件則不另作影本），供大家參考，證明並未改易任何一字。本期文末之附件係相關往返信件的列表。）

\*\*\*\*\*

以伊容（註1）2006/1/14 給昭慧的電子郵件為起點，往前開始回溯。以下是伊容給昭慧法師的電子郵件：

師父

不好意思打擾您

我有一個朋友問說  
他想知道有關「佛化婚禮」  
是否有經典典故呢？

這個朋友..其實是大小橋的乾爹....  
他是一個律師  
他和他的妻子  
住在木柵  
以前大小橋就一起在那邊流浪  
他太太每天下班都會去餵養大小橋  
後來因為大橋受傷了  
才連絡中途  
帶大小橋去醫院  
因為他們倆實在很親人  
他太太後來也捨不得再放他們回原地流浪  
正好當時有中途可以接手  
所以大小橋就開始送養了...

其實我跟他太太比較熟  
她經常抱怨她老公整天都看經書  
都沒有時間陪她  
所以我一直以為  
大橋的乾爹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不過有一次我帶大小橋去他家玩  
才知道他對師父的印象並不好...汗  
我原先只以為他是因為師父偶爾會接受媒體採訪



乃至上座談節目

因為談的都是一些有爭議性的話題

或許是因為這樣不符合他對出家人的“期望”

所以對師父有誤解吧

不過剛剛我和他 MSN

才知道原來他是蕭平實的信徒...

其實我並不知道誰是蕭平實

剛剛用 Google 搜尋了一下

才知道他有寫過一些批評導師的文章

大橋的乾爹認為

依昭慧法師的“個性”

如果不覺得理虧

那怎麼可能會不聞不問...

不過我剛剛搜尋

也有找到師父提到不願意評論他的電子報

但是我並沒有轉給大橋的乾爹看

因為我覺得他對他口中的蕭老師

實在是非常的深信不疑

我搜尋到的文章裡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0-9/book999-1.htm>

蕭先生：額〔編案：應係額字之誤〕下得珠，發明智慧！ ...

於家中閉關，摒絕一切外緣，苦參 19 天後，破參！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0-9/book999-12.htm>

自稱為：勝義菩薩僧.....

可能我太沒耐心

看到這些簡介

實在不想再看他的文章了....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0-9/book3004.htm>

好像離題太遠了...

不好意思

打擾師父了

最後附上一張柑罵小朋友的照片^^

希望 22 號那天，我可以盡量提早帶他們到學院去了

伊容

\*\*\*\*\*

以下是昭慧於 2006/1/17 回應伊容的電子郵件：

伊容：

婚喪喜慶的所有儀式

都沒有經典的典故

所以都只是依佛法的精神

貫串於儀典之中

給苦難人生以一份真摯的祝福

蕭平實曾於**十多年前**寫信給我〔註2〕

我回信簡單告知

他的說法錯誤太多

我無暇一一於函中糾正

因此請他來找我

我會當面一一告知他錯在哪些地方

**從此他不敢再來信〔註3〕**

我還以為從此眼根清淨了

不料我發現此人無聊至極

他的書不斷寄過來

我又明明知道他的**程度欠佳〔註4〕**

叫我如何能拿寶貴時間翻閱它並指正其錯？

當一個人程度太差時

不斷糾纏你要你回應

你只會覺得甩都來不及甩開了

**還會有興趣回應他嗎〔註5〕**

**我不認為叫得大聲就表示道理在他身上〔註6〕**

我不認為他已構成了對導師思想多了不得的威脅

而且蕭某人說錯了

我從不會一遇到挑釁就立刻回應

而是審慎評估

**看對方值不值得讓我將他當作一個對手〔註7〕**

這就是雖然他千方百計挑釁 騷擾

但我連看都不看他的書

就將他寄來的書丟到垃圾桶的原因

我沒時間點入蕭平實的網站來閱讀

原因就在七個字：不值得浪費生命

**妳不妨將我的以上想法**

**轉告你的朋友〔註8〕**

至於對我印象好壞

那是小事

我若在意人對我的觀感

早就不敢**橫衝直撞**了〔註9〕

謝謝妳的告知！

22日歡迎帶大小橘

昭 覆

\*\*\*\*\*

註 1：伊容乃是法界衛星的一名記者。

註 2：昭慧記錯了，是八、九年前而非十多年前；並且是昭慧先寄信給 平實導師，不是 平實導師先寄信給昭慧。我們將在下一期公布證據。

註 3：昭慧說 平實導師「從此不敢再來信」，事實是否如昭慧所說呢？我們將會在下一期的電子報中公布她的書信，等所有的信件公開，即可知道昭慧的說法真偽。

註 4：昭慧說 平實導師的程度欠佳，究竟是誰程度欠佳？我們將在後期公布及探討，即可看得出來：是誰的程度欠佳？

註 5：昭慧說她沒有興趣回應 平實導師，事實真的如昭慧所說嗎？我們下期將會公布她主動寄給 平實導師的信件，很清楚的由她解析出自己之心態。

註 6: 昭慧說:「我不認為叫得大聲就表示道理在他身上。」昭慧這句話倒是說對了,但是,到底是誰叫得最大聲呢?在許多人叫得很大聲以後,有沒有把真實義理講出來教導大眾呢?我們下一期將公布她的信件,請您拭目以待。

註 7: 昭慧說:「我從不會一遇到挑釁就立刻回應,而是審慎評估,看對方值不值得讓我將他當作一個對手。」我們相信她真的已經審慎評估該不該回應,但她不回應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對方「值不值得當對手」的原因呢?還是自己理虧而「沒有勝算」的原因呢?下期電子報中我們再來加以解析。

註 8: 昭慧說:「妳不妨將我的以上想法,轉告你的朋友。」因應昭慧這個說法,所以我們作出回應說明,以免她不斷的繼續「叫得很大聲」而誤導他人,斷了他人的法身慧命。

註 9: 昭慧說:「我若在意人對我的觀感,早就不敢**橫衝直撞**了。」「橫衝直撞」是您自己的言行,不需要將自己的「驕慢」展露出來炫耀,而以此自高。至於您是否真的不在意別人對您的觀感?我們在下一期中再來討論吧!

\*\*\*\*\*

以下是陳志傑師兄於 2006/2/16 寄給何老師的電子郵件:  
釋昭慧的覆文令人遺憾。

何老師大鑒：

虛線底下，是學生跟一名法界衛星記者的往來信件（其中包含釋昭慧的覆文）〔編案：即上述的電子信件〕！由學生信件內容可以看出對蕭老師的法還處於摸索、思維、檢證階段，無法直指他們痛處，慚愧～

到同修會學法已近半年，深深體悟到學習般若大法真的是障礙重重，學習菩提道真的是會業障現前，現在工作份量加重，外緣變多，功夫不進反退，汗顏…希望可以早日見性開悟，消除性障，作師子吼，以報佛恩。

最後，我們只有第一堂課稱「南無平實菩薩摩訶薩」，現在都沒有了，很令人遺憾；既然都在同修會上課了，就應認定蕭老師為大善知識（至少已經破牢關、參透末後句，不然怎麼教我們），稱之菩薩摩訶薩，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才是啊！

慚愧學子

陳志傑 拜上

%%%%%%%%%

何老師大鑒：

很遺憾～朋友轉寄的信，沒有原始的「回信日期」，但可以確定的是，大約在95年1月14日至17日之間。

檢附2封email原始檔給您，敬請卓參。

學生 志傑

拜上

2005/02/16

\*\*\*\*\*

以下是何老師 2006/3/1 寄給陳志傑師兄的電子郵件: 請轉知昭慧道歉。

志傑師兄: 阿彌陀佛!

關於昭慧電子信件所說的事情, 與事實完全顛倒, 她並企圖以蔑視他人, 掩飾法義的不能自圓其說, 若不告知或公布其行徑, 會繼續誤導他人, 今如是回應:

一、請您透過伊容轉知昭慧: 必須在二個月內來正覺講堂向蕭老師當面道歉, 因為她的說法與事實百分之百顛倒。

二、當面道歉時間, 由伊容透過您與我約定。

三、私下道歉的事, 不作文字上或言語上的公開, 以免損及她的名聲。〔註10〕

四、從訊息傳到時起算, 以二個月為期, 她若沒有親自前來道歉, 後果將在四個月內實現, 由昭慧自己負責。

承化 合十

2006/3/1

註 10: 我們不希望昭慧三番兩次的妄說、扭曲事實而誤導別人, 因此給昭慧一個道歉的機會, 希望她能夠停止如此的誤導行為, 及時更正自己錯誤的見解與行為。

\*\*\*\*\*

以下是陳志傑師兄 2006/3/4 寄給伊容的電子郵件: 請轉知昭慧道歉。

橘姊:

今天下午已和你談過此事, 請轉知昭慧法師私下道歉。如造成你的困擾, 再次致歉。

陳志傑律師 Jack Chen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大勢至法王子, 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 即從座起, 頂禮佛足, 而白佛言: 「我憶往昔, 恆河沙劫, 有佛出世, 名無量光; 十二如來, 相繼一劫。其最後佛, 名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 念佛三昧。譬如有人, 一專為憶, 一人專忘; 如是二人, 若逢不逢, 或見非見。二人相憶, 二憶念深; 如是乃至從生至生, 同於形影, 不相乖異。十方如來, 憐念眾生, 如母憶子; 若子逃逝, 雖憶何為? 子若憶母, 如母憶時, 母子歷生, 不相違遠。若眾生心, 憶佛、念佛, 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 去佛不遠; 不假方便, 自得心開。如染香人, 身有香氣; 此則名曰: 香光莊嚴。我本因地, 以念佛心, 入無生忍; 今於此界, 攝念佛人, 歸於淨土。佛問圓通, 我無選擇; 都攝六根, 淨念相繼, 得三摩地, 斯為第一。」

\*\*\*\*\*



以下是陳志傑師兄 2006/5/2 寄給伊容的電子郵件：關於向昭慧法師轉達。

橘姊：

離上次寄信，已經快過二個月了，不知昭慧法師有沒有回應。如果有，請告訴我一聲，好作安排；如果沒有，那我就向老師們稟報。

平心而論，我覺得很可惜；昭慧法師身為佛門龍象，理應有能力正確判斷孰正孰非；而佛經上不也說，菩薩對於外道典籍悉能通達；也就是說，應該要對外道典籍有能力，且會花一點時間涉獵；如果昭慧法師認為蕭老師的法有錯誤，而屬外道，也應該花一點時間看看，而不是把祂〔它〕棄置於垃圾桶。

蕭平實老師的法義的中心思想在於——如來藏，跟楞嚴經的教義相符，也跟玄奘〔奘〕大師所傳成唯識論契合。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思想，昭慧法師既然師承印順一脈，我相信一定也會有很多印順傳下來的理論基礎，但如果蕭老師的說法有誤，昭慧法師理當有能力，且應發悲願來拯救，不是嗎？四弘誓願不也講：眾生無邊誓願度。如果昭慧法師真的不想浪費生命在看蕭老師的書、在法義辯正上，那豈不是讓我們這些蕭家班（就台灣地區，應該已經破萬人了吧，以後只會更多，不會更少）沈淪生死？難道眼睜睜看著別人淪落地獄？這樣是發過四弘誓願的出家眾所應為的嗎？

萬一昭慧法師認為蕭老師的法義正確，現在也不用公開道歉，私下來請法不就得了，別人也不會知道，我保證正覺同修會的長輩們也不會公開宣稱。

其實親教師給的期限迫近，但我想在還沒有回覆前，事情仍有轉寰〔圖〕餘地；以上是我真誠的想法，請務必轉知昭慧法師。

這週六下午我要去同修會上課，如果可以，希望在週六上午前，給我一個回覆。麻煩了～〔註11〕

Jack Chen

五陰十八界，涅槃〔槃〕如來藏，般若道種智，函蓋一切法。

一切最勝故，與此相應故，二所現影故，三位差別故，四所顯示故，如是次第現。

具足解脫道，及佛菩提道，求正覺佛子，一切應受持。

註 11：陳師兄真誠慈悲的再一次提醒，希望昭慧把握最後機會，然而昭慧不願私下懺悔道歉，因此我們將在下一期公布所有的信件，讓大家一起檢驗這個人的言行，希望能促使她公開道歉，懺悔所造無根誹謗之業。

（下期待續）

## 附 件

相關書信往來一覽表：

寄信人	收信人	日期	備註
昭慧	平實導師	1997/11/3	昭慧來函
平實導師	昭慧	1997/11/9	平實導師回覆
昭慧	平實導師	1997/12/17	昭慧來函
平實導師	昭慧	1997/12/23	平實導師回覆
昭慧	平實導師	1997/12/26	昭慧來函
平實導師	昭慧	1998/2/11	寄給昭慧《真實如來藏》書中扉頁題贈之文, 作為對昭慧去年來函的回應。
昭慧	平實導師	1998/2/28	卡片
詹達霖居士	昭慧	2000/7/19	詹達霖居士之詢問
昭慧	詹達霖居士	2000/7/23	昭慧回覆詹達霖居士
伊容	昭慧	2006/1/14	伊容之詢問
昭慧	伊容	2006/1/17	昭慧回覆伊容
陳志傑師兄	何老師	2006/2/16	寄給何老師的電子郵件: 釋昭慧的覆文令人遺憾
何老師	陳志傑師兄	2006/3/1	寄給陳志傑師兄的電子郵件: 請轉知昭慧道歉
陳志傑師兄	伊容	2006/3/4	寄給伊容的電子郵件: 請轉知昭慧道歉
陳志傑師兄	伊容	2006/5/2	關於向昭慧的轉達



## 妄語—旃闍摩暴志謗佛

《生經》卷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眾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妓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眾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

時諸大眾，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世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無形不可污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毀如來？」

於是世尊見眾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小鼠，齧繫魁繩，魁即墮地。眾會睹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妒誹謗大聖乎？」即敕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

時佛解喻：「勿得爾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團明好。時有一女詣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又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我前諧珠，便來遷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

佛告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眾會疑解，莫不歡喜！】

### 白話解釋如下：

我阿難隨從 佛陀親自見聞這麼一件事：有一天當 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同在一起時。波斯匿王請 佛及比丘大眾前往宮中，接受波斯匿王的齋食供養。佛於是和大比丘眾、菩薩們等離開祇樹給孤獨園，欣然前往應供。一路上有天、龍、神、鬼等之眷屬們恭敬圍繞，也有帝釋天、大梵天及四王天等眾，在上方散花、燃香、舞蹈、奏天樂來供養，並且沿路灑上香水。世尊及一切大眾正要進入皇宮時，有一位名叫暴志的比丘尼，用木盆綁在肚子裡，裝成好像懷有身孕的樣子，拉著 佛的衣服說：「你是我的丈夫，現在你讓我懷孕了；怎麼不給我衣服飲食，這件事你要如何安排？」

當時一切大眾，天、人：帝釋天、大梵天、四王天及諸天鬼神和國中人民，同時看到這一幕，聽到這些話，都驚恐徬徨

的想著說：「佛是三界（註一）中最為尊貴的人，佛的心比牟尼寶珠還要明淨；智慧比日月還要光明；從過去、現在到未來都沒有能與佛相提並論；不但降伏了九十六種外道而皈依於佛，其德風高尚，根本無法比喻，就好像虛空沒有形象不可能被染污一樣；而佛的心行卻更勝妙於虛空，再也找不到像佛一樣的人了。這個比丘尼既然是佛的弟子，為什麼會懷有惡心想誹謗如來、破壞如來呢？」

世尊知道大眾心中的疑問，想為大眾去除疑問，於是抬頭仰望上方；這時候釋提桓因知道佛的意思，立即下來變化成一隻老鼠，咬斷綁木盆的繩子，於是木盆就掉在地上。當大眾都看到木盆掉落時，既生氣又歡喜，都想不透為什麼她要這麼做？這時候波斯匿王也氣了起來，他想著：「這個比丘尼拋棄家人、捨情斷愛，就是想要遠離造惡而成為佛弟子，如今既無能力讚歎如來無上的功德，卻反過來懷有忌妒惡心來誹謗大聖人？」於是命令侍衛挖掘一個深坑，想要把比丘尼給活埋了！

這時候佛出面解危，立刻阻止國王說：「千萬不可以啊！這是我過去世留下來的罪報，不完全是暴志比丘尼的罪過啊！在很久遠之前的過去世，有一位商人賣著上好的珍珠，不但數量很多，而且外形圓潤色澤亮麗。當時有一個女人來找商人想要買珍珠，碰巧也有個男人要買珍珠，那男人以女人所出價錢的兩倍，把珍珠全部給買走了。這個女人買不到珍珠，心裡又氣又恨，她向那個男人請求，希望能轉向他買珍珠，男人卻不答應。於是女人就非常生氣的說：『我比你

先來買珍珠，怎麼你一來就出雙倍的價格全部買走了！好言拜託你轉賣給我，你又不肯答應。你破壞我的買賣在先，現在又讓我這麼難堪，我將生生世世都要報復你，當眾羞辱你，使你後悔莫及！』

佛告訴比丘們、國王及諸天等：「那個買珍珠的男人就是我的前生，而那個女人就是暴志的前世，暴志因為那一世所生起的嗔恨心，生生世世以來，有我在的地方，都常常想對我誹謗啊！」佛這樣說明以後，疑問終於解開，大眾都非常的歡喜！

## 註 釋

註一：三界

凡夫生死往來之世界分為三：一、欲界，有淫欲與搏食二欲之有情住所也。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謂之欲界。二、色界，色為質礙之義，有形之物質名為色；色界在欲界之上，離淫行、搏食二欲之有情住所，已無淫欲之貪而發起禪定了，故生色界天中而無二根，然仍有色身及所住宮殿，仍屬於有物質的境界，故名色界。此色界由禪定之淺深粗妙而分為四天，稱為四禪天，初禪到三禪天各有三天，四禪天共有四天，再上去則有五不還天，故色界總共有十八天。三、無色界，此界無五塵色，亦無色身，無宮殿國土，唯以心識住於深妙之四空定中，純是意識心所住的精神境界，故謂之無色界，所住都是定境，屬於四空處定。

# 般若信箱



☒一、請教正覺學會大德幾個問題：

- 1.如果這一世已明心見性，尚未來得及修學禪定，因為年紀大了而逝世了，不能正知住出胎，下一世又是全新的意識，和這一世全然不是一回事，加上隔陰之迷，七、八識無有證自證分，他根本不知道上一世已經開悟，甚至有的可能連佛都不學了，而這一世能分別，又找到如來藏的意識妄心在死後全滅亡了，那麼，這一世辛苦修來的明心見性到底有什麼用呢？
- 2.念佛的人，死後中陰身現起，他還知道加緊念佛嗎？往生到極樂世界後，他的意識還是他現在的他嗎？有否隔陰之迷？
- 3.念佛的人，明心後知道自性彌陀是什麼，然後一心念佛，希望到極樂世界後再步步上進，保證不會退轉，儘管時間再長，也比在此娑婆世界進進退退快得多，等有能力再回來度有緣眾生，這算不算自私，有人說這不是菩薩行為。

答：1. 如實親證如來藏者，當「一念相應、心得決定」以後，必能發起解脫與智慧的功德，因為已經打破無始無明，大乘見道的無漏功德種子已經熏成故；若在解脫道的觀點來看，也已經斷除了三縛結，各人會因為自身禪定的修證與性障消除多寡的差別，而使取證的解脫果亦有差



別，但必定是初果以上的證德；因此解脫與智慧的功德皆能顯發任運，捨壽後當然也會使這些無漏法種帶到下一世去，於未來世必會使此世的無漏法種流注出來而有因緣能夠再次證悟，悟後可以繼續往前進修。再者，禪定的修證乃是增上心學的部分，與般若智慧的親證並不是各自獨立的影響因素；禪定的證得是會增益智慧與解脫的證德，但是就算此世沒有辦法加修更深的禪定，因親證實相所發起的決定心的功德，必能在未來世因緣成熟的時候顯發，這就是成為久學菩薩的功德；所以這也是必須親證實相的重要性之一，一切的大乘法門修行都從此一見道而開始轉入內門，所以功德受用乃是無可稱量的；明心的功德就已經如此了，更何況明心以後又再眼見佛性，其功德更勝只有明心者多倍。

2. 您的提問就已經點出往生助念的重要性，往生助念就是幫助行者能夠在臨命終時可以隨著助念者的幫忙，一同稱念憶念 阿彌陀佛聖號，提醒亡者記得念佛；並且藉大家共同念佛的心意來感應 西方三聖現前攝受加持亡者，讓亡者能夠一心不亂憶念 阿彌陀佛，就是隨念往生的功德，所以我們當讚歎往生助念的功德。這時當然就要注意到一項事實了：念佛功夫越好，又有憶佛的淨念常住不斷的人共同來助念，一定可以感應 彌陀世尊的接引，效果當然更好；若是由不信極樂淨土的人來共同助念，當然不可能會有助於往生功德的，這時寧可憑藉自己的力量憶念 彌陀世尊。在淨土經中常常提到，當您發

願往生極樂世界，心得決定，在臨命終時一心不亂，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及大勢至菩薩、無量大眾或諸比丘眷屬圍繞加持攝受，但是重點乃是亡者是否**心得決定、一心不亂**呢？佛在《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卷一開示：【又，舍利子！若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得聞如是無量壽佛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名號、極樂世界功德莊嚴，聞已思惟，若一日夜，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繫念不亂，是善男子或善女人，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菩薩眾俱，前後圍繞來住其前，慈悲加祐令心不亂，既捨命已隨佛眾會，生無量壽極樂世界清淨佛土。】由此經文得知，念佛人在臨命終時必定會得西方三聖及眾菩薩加持攝受令心不亂，亡者願意往生極樂淨土心得決定，在中陰階段必定會繼續念佛。但是一定要確信有西方極樂淨土，否則怎麼可能發願往生呢？不能發願往生極樂淨土，又請不信有極樂淨土存在的人來助念，當然無法往生極樂淨土。

依據 彌陀世尊四十八願的第十八願至二十二願，往生極樂世界而出蓮苞的人都已具足五通，所以能得知宿命，並且壽命無量，所以在極樂世界時沒有所謂的隔陰之迷可言。

3. 平實導師在《禪淨圓融》當中的開示，以娑婆世界與極樂世界舉例來比較，有難行、易行與緩行、速行的差別，大家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與留在此娑婆世界繼續護持正法的作法，兩者並沒有衝突，

應該遵循 平實導師在《禪淨圓融》中的開示：【應該兼取兩者之長——衡量娑婆世界與極樂世界——禪與淨土的長處，應該兼取其長，這樣才容易迅速成佛。】如此才是有智的學子。至於是否自私自利的行為，不是從表相來看，得要看那個人的心態與種性而定，也要看器量的大小而定，重點乃是看心態與種性，而不是從要不要往生極樂的事相而定；菩薩在三大無量數劫的菩薩行當中，豈止只有親近 彌陀、釋迦兩世尊？已經親近過無量佛了，未來也當親近無量佛，非是以表相來看的，當看行者自己的心態及是否為二乘種性而定。

☒二、在《正覺電子報》第 27 期〈般若信箱〉問六，有人提出自殺犯不犯殺業問題，解答非常詳細清楚，真是受益匪淺；今聯想到另一個問題，懇請解答。就是一般（未受五戒）人自殺，根據一些所謂靈學大師或有陰陽眼之人皆說：「自殺之人其靈魂皆留在原地每天重複演出自殺動作，受盡痛苦。」請問是否真有其事？又其中陰身為何不隨第七識去輪迴呢？

答：一切有情的中陰身壽命都只有七天，且最多只有七個中陰，所以中陰身並無輪迴的問題，而是極盡七次中陰之後，該有情的如來藏一定會隨著第七識去受生輪迴。中陰既有其壽量，也有次數限制，第七次中陰身以後就不會再有中陰身了！那麼自殺之人何能經年累月的每天重複自殺動作，而不受中陰壽量及次數之限制？

又自殺的人除往生無色界或無間地獄中，或入無餘涅

槃，可不經中陰的過程外，其他無不於自殺後不出生中陰身者。而往生無色界及入無餘涅槃者，當然都不可能再有所謂「靈魂留在原地每天重複演出自殺動作」之情形；往生到無間地獄者雖因業報而於極苦受中不斷死去活來，但係因往世造作五無間罪所致，與自殺不必然有關，且地點亦是在無間地獄之中，而非在生前自殺之處。若是有福德的人，一時不忍而自殺以後，他將會成為土地神、鄉縣城隍一類的鬼神，更不可能有重複在原地不斷上演自殺的狀況。若是無福德的人，一時不忍而自殺以後，死後在七次的中陰身境界中，一定會只有出現餓鬼道的境界，使他不得不往生到餓鬼道中，也不會有經年累月在原地自殺的事件重演，因為意識都已經改換為另一世的意識心了，已經不是原來的意識心了！而且意識心是不會持種的，縱使會持種，也無法帶著自殺的情境去到後世，何況意識心是無法去到後世的；又在經歷最多七次的中陰身過程時，一定會捨離自殺的境界相而往生去下一世，怎有可能不斷的在原地重複自殺的過程？深入理解佛法的人，一定不會相信的。由上理可知，提問所舉靈學大師或有陰陽眼之人所謂：「靈魂留在原地每天重複演出自殺動作」之說，實不應理，當係彼大師等意識妄想境界，學佛之人不可全信。

### ☒三、求教關於如何增長福德資糧之事：

1. 誦經迴向屬於法布施嗎？能增長現世之福德嗎？（蕭老師言因果多屬來世報，故有此一問。）
2. 迴向之對象可以同時含括冤親債主與法界眾生嗎？（某

期〈般若信箱〉說助修行宜迴向前者，求福報宜迴向後者，故有此問。）

- 3.《地藏菩薩本願經》是可以持誦的真經嗎？（蕭老師言，除根據法義外，不得以考證等方式判定佛經的真偽，故求問。）
- 4.以持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作為增長福德之主修是否恰當？憶佛拜佛亦以地藏菩薩為對象好不好呢？
- 5.末學深感身心之苦大大障礙斷除我見之觀行，遑論求開悟，這似乎屬於因果問題，請問上面的方式有幫助嗎？（因為因果不可違，布施種下的福田應不能抵銷過去的惡業。）

答：1. 行者誦經的功德福德都是無量的！從理上來說，「此經」乃是指真心實相，唯有親證實相轉依如來藏以後才是真正的誦經行經者，經上常常說：「受持讀誦思惟是經、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在事上來說，一般早晚課時誦經迴向屬於熏習的成份比較多，熏習成種以後也可以說是廣義的增長福德因緣，因為在讀誦的過程當中，多少會思惟其中法義，而對自己的身口意行有所修正；若真能依文解義而不是甚解經文去思惟，而如經上所說而行，也是能在此世減少惡因緣的生起，增加善因緣的發起，廣義來說也是可以增長福德的，因為熏習的力量不可思議。再者，因為誦經的時候若有鬼道眾生在聽經的話，也算是法布施的一種，但是鬼神眾生能夠知道此人是否如實而行，當以對方信受才能成就布施的功

德，所以身教重於言教，得看誦經者本身的行為而定，若您願意以此功德迴向，我們是隨喜讚歎的，因為迴向乃是 佛在經中所開示的七種最上供養之一，是應當常常要做的事，您若能常常如法迴向，心量必會增廣，此世學佛的因緣福德當然會更趨於成熟，所以不僅在誦經後迴向，在您所作一切的善淨行之後，皆可迴向佛道的成就，迴向冤結的釋解。

2. 我們建議學人：迴向必須要有具體的對象，並且有次第性，我們建議依循「由近而遠，由親而疏」的次第，佛在經典中說迴向乃是七種最上供養之一，所以應當常迴向。但是迴向的目的無非就是希望自己在解脫道及佛菩提道的圓滿成就，等而下之則是在世間法上面的遮障減少、福報增廣，所以看您是從哪個角度來說。聖 馬鳴菩薩在《大乘起信論》中說道：【信佛具足無邊功德，謂常樂頂禮、恭敬、供養，聽聞正法、如法修行，迴向一切智故。】這個部分請讀者請閱 平實導師《起信論講記》的開示。所以我們勸請大眾應以迴向佛菩提的成就為主，佛在《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七說：【所修善法迴向菩提，以是因緣，得一一孔一毛相、身毛上靡、口四十齒、最上味相。】

3. 有關經典真偽的判定，我們曾在《正覺電子報》第 24 期〈般若信箱〉第一則提問中表示：「要判斷一部經典的真偽，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義理。為什麼呢？因為 世尊老早就教我們要『依法不依人』。所謂的『法』，即是三乘

菩提的真相。三乘菩提的真相——特別是大乘菩提的真相——是遍於一切處，而且亙古恆存的，它是可以檢驗、可以證實的。我們應該去親證『法』，證法之後，便可以用證量來比對經教是否符合真相。佛經裡面，都有修證的方法，也有悟後的見地，想研究佛經的人，應該依照它所說的方法，得到真實的證悟，自然就會知道其他佛經是否真實。」

準此，對於任何經典真偽有疑問的佛子，何不就來正覺同修會，報名參加二年半禪淨雙修班共修課程；如因緣具足得以錄取參加精進禪三，並能破參、證得那個萬法本源的「法——如來藏」，再經悟後修學種智，對經典就有了簡擇的能力，就能自行判斷經典的真偽。

4. 福德的範圍非常廣泛，佛乃兩足尊：福德莊嚴具足、智慧莊嚴具足，菩薩三大無量數劫普賢行，除了智慧的增上之外，其他的部分就是福德的累積，所以福德資糧的修集非常重要。菩薩道五十二位的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福德資糧待修，因此修福不嫌多，平常修福時也不要計較福德太小而不修，平實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有開示很多的修福應有的心態與作法，限於篇幅，請讀者自行請閱。再者，經典的重要不只是要作早晚課的誦經，福德的增長也不是只有持誦經典而已，真正的持經乃是親證實相以後，轉依真心而行菩薩道，並且「心持」、「口誦」當依佛的四依法來行，才是持經的真實義。所以勸請想要增長福德的學人，當以發起菩薩性為主

修，為自己、為正法、為眾生來廣集福德。

再者，憶佛的對象若是 大願地藏王菩薩摩訶薩，那當然也是很殊勝的，因為 地藏王菩薩悲願廣大，若能調整自己的悲願如同 地藏王菩薩一般，那必定能夠與祂相應而蒙加持，我們相信這樣您的憶佛念佛的功德必定成就。

5. 只要是趣向菩提道的修行，一切的加行修集，對於成就佛道都是功不唐捐的，而因果判斷的問題想要究竟了知，唯有佛地才能，這也不是我們現在能夠做的事情；對於修道上所發生的遮障，我們建議您可以參考前面幾期電子報所引《楞嚴經》中 佛開示的修行三種漸次：【一者修習，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剷其正性；三者增進，違其現業。】以此準則來行，一定會有成績。至於斷除我見的觀行，平實導師在《識蘊真義》當中有非常詳細的開示說明，您若能夠詳細閱讀、思惟、如實理解以後，並且確實去觀行實踐，驗證五蘊（尤其是識蘊中的意識）的虛妄性，即能斷除我見，親受斷除三縛結的解脫功德，成就解脫初果，並且可以用阿含諸經中講的斷我見、斷三縛結來自我檢查無誤。

在三界中，眾生有五陰就有身心的苦，並且自己身心之苦都是由遠因近緣的助成，所以面對此一境界現行的時候，對於修學佛法的人來說，那是一個觀行五陰十八界虛妄的大好機會，當以此心態來面對之，勸請當行七種最上供養，所謂「禮拜、供養、懺悔、隨喜、勸請、發願、迴



向」，以此七種瓔珞莊嚴來助成您佛菩提道的增上，我們相信如法去作，不僅斷除我見，親證實相的因緣也是會快速成熟的。

☒四、好多般若經典都說到有「涅槃光」，請問無餘涅槃有沒有光？若無，為什麼無餘涅槃獨無？若有，云何諸佛都找不到？

答：《大般涅槃經》卷九說：【大涅槃光亦復如是，於諸契經三昧光明最為殊勝，諸經三昧所有光明所不能及，何以故？大涅槃光能入眾生諸毛孔故，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緣，是故復名大般涅槃。】這是說大涅槃所顯現的光明相，不是說二乘聖人所入的涅槃境界中會有光明相。二乘聖人入無餘涅槃以後，七識心全都滅盡，既無七識亦無智慧，單餘第八識心體，不會有任何的示現，所以只有大涅槃才有光明，無餘涅槃不會有光明的。二乘所證的有餘涅槃也不會有光明照耀，因為那只是純自心的解脫功德受用，絕對不會顯現於外而使人親見或證悟。但是大乘菩薩證悟後，可以看見一切有情都有大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常而不斷的顯現著，所以方便說為光明。其實仍然是第八識如來藏藉著祂自己所出生的十八界、五蘊在示現著，時時在顯現祂自身的涅槃性，能使有緣的修行人在一見之下就親證佛菩提的見道智慧與功德，所以稱為大涅槃光，很少說是涅槃光，更不會說是無餘涅槃光、有餘涅槃光。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一也說：【如是三界根本性離，

畢竟寂滅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解脫；無眾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這是不同於二乘涅槃的，二乘涅槃是滅盡五陰、十八界法的，五陰十八界法本身並沒有涅槃可得，無餘涅槃的證得是滅除蘊處界的，滅除蘊處界以後，如來藏就不可能示現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了，所以無餘涅槃中沒有智慧光明可說。若是由於親證這個大涅槃的功德，而想要利益天界眾生時，當然也可以示現世間有相的光明，這時可以藉蘊處界來放射出心光（不是物質的光，有天眼者可以看見），所以一定要有蘊處界的運作，才能放出天眼可見的光明，所以《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一說：【爾時世尊以黃金身示大眾已，即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無復光明。】

☒五、《楞伽經詳解》第五輯第 81 頁：【亦有未證解脫果者，如戒定直往之初地菩薩，不樂解脫道之修證及菩提道之修證，唯樂有為法之神通及樂來往十方佛國者；不能善滅煩惱障取慧解脫果。】請問：

1. 不證解脫果（如永伏煩惱如阿羅漢）可入初地？
2. 不樂解脫道及菩提道之修證可入初地？
3. 那麼，入初地的標準是什麼？

答：1. 平實導師這裡所說的未證解脫果者，乃是說未取證解脫極果，也就是畢地的四果阿羅漢，且平實導師這裡所說，是因為這種菩薩乃是如戒定直往之初地菩薩，因為往

世熏習與本身心性的關係，所以不著重在解脫道智慧之修證及菩提道智慧之修證，反而著重在有為法之神通上的相應法用心，及喜樂透過神通的證境而來往十方佛國者；如此的初地菩薩不能善滅煩惱障修所斷煩惱一分思惑，因此就不易取證慧解脫阿羅漢果。再者，以大乘解脫道的修證來說，要到七地滿心以後，準備進入八地才會取證阿羅漢果，七地滿心以前都可以說沒有取證解脫果，雖初地滿心即有能力取證四果，但是因為十無盡願所持，所以只有取證三果阿那含果，留惑潤生行菩薩道，而不取證四果的證境，非無能力取證，乃解脫道四果的證境非此階段該證，故不取證。

2. 這是種性問題，此乃不樂解脫道及佛菩提道的修證，因為這樣的菩薩乃是戒定直往的菩薩偏多，對於增上慧學的修證作意略少，心偏於定學的修證，所以平實導師這裡說「唯樂有為法之神通及樂來往十方佛國者；不能善滅煩惱障取**慧解脫**果。」因為此位初地菩薩對於智慧法門的修證不若神通有為境界修證的喜愛，習性所趨，故心喜樂可以去到百佛世界聽聞佛法。而別教戒慧直往的菩薩則不同，偏重於無生法忍智慧的修證，對於有為神通法門較不喜樂，因為知道此非初地階段所應修證的次第內涵，應留到三地住地心時才進修。如同平實導師在《起信論講記》第一輯第 6 頁說：【修學佛法的重點是在般若慧上面，這才是重要的；而般若慧的最高層次，就是一切種智的「萬法唯識」的實相智慧，一切種智還沒圓滿具足的時候，就

是諸地菩薩所證得的道種智；道種智圓滿了，就稱為一切種智。】

3. 在平實導師多部論著當中都有開示入初地的標準，如《明心與初地》、《宗通與說通》、《燈影》、《楞伽經詳解》……等等都有提到相關的開示，但是我們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明心與初地》中的一段開示：【應當如何圓成進入初地的功德？「進入初地」這幾個字絕不是說著好聽的，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功德**，不可能憑空就完成。】顯然要證入初地乃是需要很多功德的具足親證，也就是說您在三賢位當中該有的功德是否具足圓滿了，習種性、性種性、道種性應該具足的功德與現觀是否具足親證圓滿？初地該有的初分無生法忍智慧、性障永「伏」如阿羅漢（證得三果）、入地該有的廣大福德、佛前勇發十無盡願的增上意樂等等條件都是必備的條件，這裡因為篇幅有限無法多加說明，想要入初地的大心菩薩務必請閱《明心與初地》及續講等書，平實導師有在裡面作了很多、很詳細的開示。

☒六、《楞伽經詳解》第八輯第 302 頁：【四大極微悉是圓相，四大極微體恆常住不壞】，請問：

1. 常住不壞者，唯第八識，怎麼四大極微也常住不壞呢？是隨第八識而說嗎？
2. 此是物理學上所說之物質不滅定律？
3. 四大極微即物理化學上之基本粒子嗎？或即佛教所說之鄰虛塵？

答：1. 其實 平實導師已經在前面的開示有提到：「然而有情身中四大元素自身，及與創造色身之自心如來所蘊含之『大種性自性』，皆是依自心如來而具有常住不壞性，四大及大種性自性不在異與不異二邊之中故。」所以是您誤解 平實導師論文之意，如同有人誤解《楞嚴經》中所說能見之性、能聞之性，乃至能知之性為「見性」時所見的佛性，此皆不解諸佛菩薩開示的前提所致，因此建議能夠如法修行親證實相以後，再來探討器世間與有情色身的形成原因，如此才不會因思惟情解的誤會而落入《成唯識論》所斥的四大極微外道見中。

2. 物理學上「物質不滅定律」的觀點乃是依據物質色法的立論，而去觀察的結論，但是對於「心法」的部分就無法解釋與了知，在佛法中得要親證實相以後，再親從大善知識熏習地上菩薩的種智正理，才能在「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總持下，一分一分的了知親證一切萬法的所成因緣果報與色心關係，唯至佛地能夠究竟了知此中的道理，證悟的菩薩少分多分了知，凡愚無法了知。物理學上所說的物質不滅定律也是可以說得通的，因為宇宙中所有物質都是由常住不滅的眾生如來藏共同變現出來的，當眾生的如來藏常而不滅時，所變現出來的四大極微也就一定是常住不滅的，所以增上慧學的法中說四大極微常住不滅，因此可以不斷的被無量劫中流轉的眾生所攝取，所以就不斷有色身與世界的存在。

3. 佛法中說的鄰虛塵與現代物理化學所說的基本粒子不

盡相同，但某些立論是正確的。基本粒子的立論並無錯誤，只是實證上來說，何時可以證得最微細的基本粒子，是誰都沒有把握的，將來可能繼續會有更新、更細的粒子被發現，直到已經確認是最細粒子而證實不可能再有更微細的物質粒子被發現了，那就是四大極微了！但是這個可能性是極微小的。現代物理化學所說的基本粒子乃是同第二點所說，是基於物質色法的基礎來立論，而佛法所說的鄰虛塵乃牽涉虛空與四大極微邊際的法義，也牽涉到本識心與物質互相間的關係，牽涉到本識心與物質間的大種性自性及融通妄想，不是只有單純的物質色法，是故不可以此來類比等同。平實導師在《燈影》書中曾略微說到，在增上班的課程有比較深入開示此一法義，然也只有證悟的菩薩才能夠少分的了知其中的真旨，未悟者更無法了知此中法義，故勸請欲明此中真旨者，應該先親證實相以後再來探討，如此才能如實勝解而現觀驗證之，若不證實相永遠無法了知。

☒七、《楞伽經詳解》第三輯第 266 頁：【無記之身口意行即非十二因緣之行支，無有生死業報故。】請問：

1. 無記是指非善非惡？還是指對善惡的不分別？
2. 無記不是痴嗎？愚痴不是要落畜生果報？
3. 行陰乃餘四陰之現行，無記不是四陰之現行？不為行陰所攝？
4. 十二支中之行支與五陰中之行陰不同？

答：1. 平實導師在這一段前一句已經說：「皆離善惡性，名為

無記行。」譬如飲食及大小便利，都無關善惡性，即是無記法，這應該不用多加解釋即可明瞭。

2. 癡乃是屬於六個根本煩惱的法，也是一切雜染法所依為業，屬於不善的意業，因此非無記法，無記法乃是屬於非善非不善體性的心行或身、口行為，但不一定是癡；譬如二乘聖人及諸菩薩都有智慧，但無妨仍有無記行，譬如行來去止及注意路上狀況，都屬於無記行。再者，會下墮畜生道等三惡道者，乃是因串習惡業，造作增長感應來世匱乏業之行為，所以愚癡邪見的業行當然會引發下墮三途的，因其屬於不善法的種子現行。

3. 這是您誤會無記的定義，可能是以前被大師們以定為禪而說的無記所誤導了！他們都說靜坐時心中不清楚、不明白現前的定境，就是無記；這是誤會無記的真義而誤用了，所以就誤導眾生了！無記的真義是無關善惡性，佛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六開示：【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云何無記法？」佛告善現：「謂：無記身業、無記語業、無記意業、無記四大種、無記五根、無記六處、無記無色法、無記五蘊、無記十二處、無記十八界、無記異熟法。善現！此等名無記法。」】這些無記法，說的是無關於善惡的法，不會被記錄於本識如來藏中，因此不會引生未來世更好或下墮的果報，非您所說單屬於癡。

4. 五陰中的行陰多指識陰生滅的過程相貌，所涵蓋法義範圍較廣，而十二有支中的行支又有很多的情形，因為單

是十二因緣就有「一念十二因緣」、「一生十二因緣」、「三世十二因緣」……等等許多種的十二因緣法開示，所以十二因緣的行支與行陰有同有異，這裡因為篇幅有限，請您請閱 平實導師《楞伽經詳解》與未來將出版的《阿含正義》，其中會有詳細的開示。

☒八：《念佛三昧修習次第》第 2 篇第六章第 2 節末介紹：【有了這個一念相續的功夫、發了菩薩大願並且深解第一義而不畏懼，這樣的人求願往生極樂世界可得上品中生。到了極樂世界之後，他所證得的境界是初地乃至三地，非常殊勝。】但《禪淨圓融》介紹上品中生的果證是：在蓮苞中住半天，七天后得不退轉，一小劫後入初地。同是上品中生果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答：在《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一說：【應時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應時即能飛至十方歷事諸佛，於諸佛所修諸三昧，經一小劫得無生法忍，現前受記，是名上品中生者。】一小劫後入了初地，進修以後當然也是可以實證三地心的，因為上品中生者不是一小劫悟後就永遠停止而不再修行了。由於經中所說的上品中生菩薩的有為境界相的現前，是娑婆世界三地滿心菩薩的境界相，所以判斷以後應該是可以親證三地滿心境界的。《禪淨圓融》書中則只是說到往生後一小劫為止，不說一小劫以後的進修，故有微小差異。

☒九：《念佛三昧修學次第》辨疑第十七，導師介紹：往生極樂國除壽終往生外，還有「在心所願而生」。能否請導師



進一步詳解「在心所願而生」究竟是怎樣往生？淨宗史上有祖師能「在心所願而生」嗎？

答：平實導師在這裡所提的開示重點乃是說：念佛人雖在娑婆而未命終捨壽，但是能夠具足前面所說精進修持三福淨業及厭離娑婆之心。在非命終的狀況下，即可以確定將往生極樂淨土，此乃仰仗 釋迦世尊慈悲願力所攝，因此修習念佛法門的行者，憶念 釋迦世尊的人，也一樣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叫做「在心所願往生」，乃借助 釋迦世尊的願力往生極樂。

再者，不只有能夠往生極樂世界，甚至命終也能夠往生十方一切淨土，佛在《楞嚴經》卷八也有開示：【阿難！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為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戒人，或護神呪、隨持呪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住如來座下。】這也是 釋迦世尊願力慈悲加持的往生情形，而能達到「在心所願而生」或者「親住如來座下」。

這個部分的法義 平實導師已在《楞嚴經講記》當中開示過了，我們期待此講記的出版。

淨宗史上是否有祖師能「在心所願而生」？因本會不是專在淨土宗行持的緣故，並未詳加瞭解，您可以自行查

詢文獻而得了知。

☒十：《念佛三昧修習次第》第2篇第三章第六節：【這一些閣樓裏面，有無量諸天，在那裏面奏天樂。這些寶樓上面又有許多樂器，虛懸在空中，莊嚴有如天寶幢一樣。不必去彈奏它，自己就會發出樂音，這一些樂音裏面也說念佛、念法、念僧。這一些念佛念法念僧的聲音，我們很多人覺得奇怪，但是我們到後面無相念佛裏面就會做解釋，我們這世間也有，只是要看各人有沒有那個因緣聽到。】可是我在後面介紹無相念佛章節中並沒有讀到相關的內容，抑或是有寫而我看不懂，可否請導師詳細開示這方面法理及功夫事相？

答：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第二篇第五章第一節就有提到念報身佛，就是在說明這個部分。但是這個部分，平實導師有說到一個重點，如第一節第二目中說：【這種觀想所見的佛身，具足了無上無量的莊嚴，這個莊嚴和身量是隨觀想者各自心量的大小而有不同；心量小的人觀想出來的佛身量也小；心量不莊嚴，觀想得到的佛也不莊嚴；心量廣大又莊嚴的話，所觀想的無量壽佛的報身也無比廣大和莊嚴，所以只要次第而修，此感彼應，必定能見。】所以這個部分就看行者的心量大小，而相應到不同的莊嚴法相。再者，正德老師所著《淨土聖道》第19頁中也說：【正覺同修會眼見佛性分明者，亦能少分見此娑婆世界之清淨佛土相，猶如《圓覺經》佛說：「此菩薩及末世眾生，證得諸幻滅影像故，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虛空覺所顯

發。覺圓明故顯心清淨，心清淨故見塵清淨，見清淨故眼根清淨……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根清淨故色塵清淨，色清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四大清淨故，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清淨……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眼見佛性證得世界如幻、身心如幻之同時，亦以此肉眼親見此依報土之清淨相，耳根所觸之聲塵、鼻根所觸之香塵、舌根所觸之味塵、身根所觸之觸塵，皆是清淨無染之見塵，與佛於經中所說完全相契合。】這是關於眼見佛性的部分，在六塵中都可以親聞或親見的，這也就是平實導師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中所說的實相念佛的境界，也就是有相、無相念佛三昧的境界，這方面法理及功夫事相在書中所說甚多，讀者可以自行請閱。

☒十一：《佛說無量壽經》有這麼一段：「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可得。」以佛的慈悲、神通，為何會讓有的菩薩欲聞此經，而不可得？

答：這個問題就如同「求佛加持」的道理一般，大家都希望能夠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但常常疑惑為何沒有受到加持呢？其實諸佛菩薩哪裡沒有加持？在《楞嚴經》〈念佛圓通章〉就有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十方如來憐念眾生而加持攝受眾生，如母憶子一般從不間斷；但是諸佛菩薩慈悲「加」了，作為眾生的我們自己是

否能夠「持守」呢？若無法持守，諸佛菩薩是否會暫時不再加了？是否會再等候另一個時節到來才再加持呢？我們應當知道，諸佛菩薩從不放棄加持任何一個眾生，但作為眾生的我們為何無法持受？自己為何與諸佛菩薩的加持不相應？這都是肇因於自己的無明、邪見、惡業、習性、煩惱等雜染所障的緣故，眾生多是因為這些因素，而導致自己對大乘法的堪任性不足，不知道根本原因都在自己身上，而無知的眾生因此之故，反而認為諸佛菩薩沒有加持，不反求諸己的檢討自己。

譬如生盲之人，您再怎麼為他點燈照明，他仍然是看不見光明的，但他可能會常常抱怨您不為他照明。平實導師也曾經開示過：現在許多人每天早晚課誦後，懇求諸佛世尊及觀世音菩薩加持，幫他在佛道上找尋真善知識的教導，但是諸佛菩薩安排，有緣遇到大善知識弘傳正法時，他自己卻因為邪見、情執、習障等等因素而拒絕、而排斥，甚至在被安排遇見真善知識時，他反而造作誹謗的業行，這正好是「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可得」的最佳旁證。

另外從理上面來說，「欲聞此經」就是講想要親證真心實相，從古到今有多少修行人想要「聞此經」而了不可得；古時禪宗祖師一生求悟都無法證悟的人數，多如過江之鯽，這也是「欲聞此經，而不可得」。至於「聞此經」的法義與知見，平實導師在各個講記當中開演甚多，請「欲聞此經」者到各大書局請購來讀，未來平實導師也

將會在《金剛經宗通》裡面作很深入廣泛的開示，敬請大家屆時親臨各共修處聞熏「此經」之微妙甚深法義。

☒十二：《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裏，藥師佛發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頑愚、盲、聾、喑、啞、攣臂、背癱、白癩、顛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點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為何如今病人們聞佛名後，還是好不了呢？

答：這個問題如同問十一的道理一樣，眾生希望諸佛菩薩加持攝受治療重病，改善種種生死之病苦，但諸佛的願力加持，也只是助緣，真正的因還是自己的至心的信受，願意修正自己的身口意行，汰換惡業的種子，如此才能與藥師佛的願力相應，非佛力不及。再者，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大願也是說明淨琉璃世界乃是純一清淨的世界，在其願力之下，往生淨琉璃世界的眾生皆得端正點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藥師如來雖有此願，但是眾生是否願意配合呢？這也牽涉到自力他力的法義，此法義在平實導師的《禪淨圓融》與正德老師所著之《淨土聖道》都有開示，請提問的菩薩請閱讀之。



#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mailto: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總機）

台中共修處 (04)23762138

台南共修處 (06)2820541

新竹共修處 (03) 5619020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 595-5222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06 年 7 月 10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四〇〇〇冊

然而空明覺知之心乃是意識，不離見聞覺知，日日間斷；真如遠離見聞覺知，異於靈知心；靈知心在十八界內、不遍十八界，真如與十八界遍和合，而不在十八界內；祂與十八界俱，而異於十八界。

—— 平實居士 ——

The clear perceptive mind, interrupted every day, is mind-consciousness, which is not away from seeing, hearing, perceiving and knowing. However, the true-suchness, different from the pristine awareness mind, is far away from seeing, hearing, perceiving and knowing. The pristine awareness mind is within the eighteen-divisions of sense, but does not pervade them. By contrast, the true-suchness pervades and combines with the eighteen-divisions of sense, but is not included within them. It coexists with the eighteen-divisions of sense, but is different from them.

—— Pings Xiao ——



解脫道的四便果立：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

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竟平實老師以道權智的擔當，領導正覺同修會講義普濟協會，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據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缘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